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

第九十二

0163689
10129



163687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九十

秋七月辛丑朔遣吏曹參判崔致雲如京師奏童倉九察等逃竄事由特賜弓矢衣服有加常例奏曰先據議政府狀啓備成吉道都觀察使李叔時呈報該有本道鏡城居住吾都里九察耕農打圍爲由帶領妻小於東良地面無時擅便往來至正統五年三月初頭挈家起移去訖得此狀啓據此臣以東良地面係本國邊陲且慮有違勅諭撫綏之旨不令禁約聽其任便又據本道都觀察使李叔時呈凡察親姪童倉聽從九察指揮欲與李滿住娶居妄起浮言恐動部落本月二十四日逃脫去了本處把截官尋蹤到於阿赤郎貴地面止留家小人丁一無傷害各還寧家據此臣差官前去丁寧開諭其拋下牛馬家產等物並令還給無衣者給衣無食者給糧無穀種者給種但有田禾官給人夫鋤治更加撫綏本人等詐稱還業逗遛草地續據本道都觀察使李叔時呈凡察童倉等於本年六月二十三日逼勒部下人口逃竄了當據此臣

今將累次頒降撫恤本人勅諭事理及本人等違背勅旨前後狡詐事因逐一開坐謹具奏聞一鏡城係是洪武二十一年間

太祖高皇帝

准請公驗鎮迤南之地其童猛哥帖木兒與伊父童揮護伊弟九察等

仍居本地臣先祖臣康獻王某授猛哥帖木兒鏡城等處萬戶職事臣父先臣恭定王某陞授上將軍三品職事付籍當差一永樂八年二月日丐狄谷突入慶源府殺死兵馬使韓興寶去後猛哥帖木兒遣人通書稱云同力追捕本賊却與本賊通同伏兵邀擊本國軍兵殺傷數多緣此畏罪避去其後本人及九察等與叛人楊木答兀同謀擄掠開原等處軍民回來阿木河地面一處住坐爲奴使喚其被擄之人不勝艱苦連續逃來本國隨到隨解共計八百餘名且兼本人等部下人民或盜牛馬或竊錢物邊將依律斷罪以此積年含忿欲效滿住逃居荒野終行不道前徃李滿住在處同住其詐至甚一正統三年五月十五日陪臣親弟証賫捧到勅諭該前因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男童倉等奏欲同李滿住一處居住已准所奏勅王令人護送出境今得王奏李滿住等讎嫌未解若令聚處同心作賊邊患益滋王所計慮亦當其童倉九察等聽令仍在鏡城地面居住不必搬移此輩皆朝廷赤子在彼在此一也王惟善加撫恤使之安生樂業各得其所欽此臣欽依勅諭事理仍令安業間李滿住與童倉等通同妄稱童倉九察等聽朝鮮王招引詐誘李滿住前去朝鮮一同居住等項詞因矇矓奏達正統

四年三月初四日陪臣崔士儀賫捧到勅諭節該允察等即將帶原管
人民及挾同都指揮李張家指揮佟火佾赤等家屬并各人部下大小
人口俱來遼東附近渾河頭與李滿住一處完聚欽此臣不勝兢惶正
統四年二月初六日差陪臣崔致雲備將前因奏達勅諭節該得奏建
州等衛都指揮李滿住虛捏奏情及曾有勅諭聽令童倉允察等仍
在鏡城地面居住等因具悉朕惟王之父子世守禮法永篤忠誠童倉允
察等既在彼安生樂業仍聽其在彼居住不必搬移欽此一正統四年
九月日陪臣閔義生回自京師告說允察欲與李滿住一處聚居虛捏
事情使童倉察奏達 聖鑑明照茲小情爲亦不准他欽此一差去官
報說允察等逼勒管下人逃出時分帶去一百六十八戶不肯隨去仍
留安業允察親兄幹沙哈阿哈里哈失八及管下人等共計一百八十戶
其從行者大半亦云今雖被驅終當還業又有吾都里刺松哈等前來
告稱俺等欲帶親母及女子脫出閒允察等攬擄親母不許與母哭別
只率年十三歲女子來了一在并允察與楊木答兀同謀虜掠開原等
處軍民爲奴使喚今次逃去時賣與深處同類野人者其數頗多一允
察等逃出中路授同類人亦甯哈送到書一紙譯該國王恩德不勝感

戴別無恨心爲緣見忤都節制使指向處出歸仍與本人言說我的人
口家財等件李滿住處寄留親詣京師奏達臣香照前件九察見忤邊將
一節九察欲與李滿住一處娶居虛捏事情令馬把刺撰造奏本於正
統四年七月日使童答察奏達去後邊將因馬把刺親姪興貴所告就
對九察說與佗等既居境內敢以不實之言肆行奏達豈宜無責只緣
欽遵累降勅諭事由曲加撫恤如此戒諭九察指天指地說誓無有其
後遇見陪臣馬邊者不能遁情云果有此事以此臣相度本人等實與
李滿住曾有定約聚居今乃反指見忤邊將為由送書逃走臣竊詳本
人等陰謀詭計反覆無常上以欺誑朝廷下以謀擾本國安構多端臣
仰體屢降勅諭事意更戒所在官吏一切差發稅糧並不科擾耕農打
圍以至畜牧亦聽自便其有所求隨請隨給多方撫恤不期九察猶蹈
前非不遵 聖旨欲與李滿住爲黨侵害本國誘脅年少無知童倉不
順衆情強率逃走臣竊念小邦累蒙 聖恩使本人等不許搬移本國
邊民稍得寧息今若凡察等逃往李滿住在處同心作賊本國邊患遂
復如前伏望 聖慈下令遼東都司將前項人等發還元住鏡城地面
仍舊復業使小國邊民永被 聖恩不勝幸甚○金鎮者中朝指揮王

息之從弟也前此息見赴京使臣請遣金鎮以慰戀憶之情故至是特除司正仍賜衣一襲充差奏聞使押物遣之○咸吉道觀察使奉書承政院曰今差人撫綏吾都里曲盡無餘然謀欲逃叛其惡莫甚今當草木暢茂雨水漲溢舉兵追討正是危道且勢難掩襲伎增虜怨臣妄意爲今之計莫若謂野人曰汝等仍住舊居何益於我國汝雖逃去亦何損我國哉所以勸留者但仁卹汝輩故也去留任汝情願可也若然則彼雖逃去其怨不深又安知或有復還之理乎姑勿追逐徐觀其勢更議施行○壬寅以韓確知中樞院事權躡同知中樞院事鄭淵爲中樞院副使柳漢刑曹參判李樺朴堧並僉知中樞院事權孟慶工曹參議許侗刑曹參議崔萬理集賢殿副提學金召南司憲掌令南陽德司憲持平曹尚治司諫院左獻納李明晨京畿觀察使李季隣江原道觀察使李吉培黃海道觀察使○癸卯左正言朴積善啓今於興天寺大設道場男女雲集糜費不可勝言宦者崔濕及孝寧大君亦與焉不識上知之聽其所爲歟抑上不知而有是事歟雖上知之臣等深以爲不可上曰興天祖宗所創吾不忍類比今已重新宜設慶讚比若作神主作神主而不祭可乎今雖設慶讚何害於義乎積善更啓曰

作神主而祭之是乃吾之先祖理固然矣佛何物也比之於神主而崇奉乎况近年以來禾穀不稔黎庶艱食今年氣候將有凶歉之兆飯佛齋僧糜費不少自古聖帝明王皆不崇信請從臣等之言停罷此舉上曰汝來諫之志則然矣使大君與崔濕監掌其事則乃予所命也何以予不知爲言乎似不直也司憲府亦請停罷又以此意咨之○司憲監察皇甫元之女適別侍衛柳克敬恣行淫欲克敬黜之又再嫁他人遊俠之徒暗相私通元不能正家並列風憲爲時所譏○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奉書承政院曰吾都里指揮羅松介來言九察童倉等與其管下二百餘人逃叛將住於白頭山西南弓多軒之地臣欲迹其去處則豆滿江東良北等處灘水急流道路險阻樹木茂密行兵勢難必無追及之理今當暑雨勞軍深入敵境實是危道茂山豐山乃虜入寇之處故已分兵固守臣潛駐兵豐山以待其變又移牒甲山郡整兵以待其留去吾都里八十餘戶臣曲加撫恤且吾都里等不從九察等避匿山谷者或有之臣將搜索以聞○馬邊者卞孝文等奉書承政院曰吾都里應介來告曰九察乃以蕃字書懷寄我使呈差來大人轉啓上前因謂予曰資產人口已寄于李滿住所欲朝于京師奏聞皇帝

然後留居之吾見允察等帶去人口不過三百戶而已其書契云建
州衛都督允察惶恐聞于國王前臣欲効力於國誓以死報第因氣
力衰憊雖居於此不得効力故欲移住萬浦一以効力於皇帝一以
輸誠於殿下且吾略無負罪於國家特蒙 殿下息德不勝感戴唯
得罪於都節制使而已又無狠心矣○乙巳 上御思政殿引見同
副知敦寧府事李補丁議政府舍人李仁孫傳教政府曰自高麗之
季及我國初每田一結收稅三十斗民猶堪之 祖宗慮民之生因歲
豐歉隨損給損此法之良也然於損實之際委官任情給損收稅甚濫故予
欲行貢法已試於慶尚全羅兩道一道之內膏腴不同而收稅則一
民或病之更加詳定以聞○上又引見仁順府尹金墩都承旨成念祖
謂曰自古爲邊將而終始無過者鮮矣漢之趙充國唐之李靖皆爲名
將而終不免有過又在高麗尹瓘樹立邊功而竟招物議逮至我朝
崔閔德成達生河敬復等皆授邊寄而終有過失予皆釋不問此無
他重邊將而專委任也今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本以儒臣體貌
矮小且短於武藝長於吏才不宜爲將但取其臨事勤謹處事精詳
耳至於四鎮新設之時處置得宜驟見其効此亦可褒也○故雖有

小過不敢遽論今者待吾都里童倉允察輒以威猛而不施寬仁終使野人舉種逃叛誠可愧赧必將貽笑於中國卿等其與右議政申槩右贊成河演等議宗瑞及經歷李師會解任可否以啓槩等議曰若迺宗瑞則野人以爲朝鮮以我之故罷都節制使則將以啓後日野人之譏也不迺則我國人民曾已離心離德矣宗瑞則待奏聞使崔致雲回來解任未晚若師會宜可即迺上曰可又命更議代師會者且李箴以任邊寄其議可迺與否槩等議曰今箴別無可論之罪無故迺之則野人以為何如姑除京職令隨例上來可也上曰予當更思之○丙午宗貞盛所遣和知時羅等十二人吾良介指揮仇赤等十四人來獻土物○戊申視事上謂禮曹判書閔義生曰承文院專掌事大文書屢致錯誤者以其無儀注也卿其與諸提調議撰定儀注○辛慕華館觀放火炮東草爲人被以甲冑使立於百五十步放金簇走火以試之能中者賞之○日本國肥前州雲州太守源銳奉書禮曹請拈頌一本○己酉掌令金召南啓今以同知敦寧府事李明晨爲京畿觀察使臣等竊以爲監司專制一方其任匪輕明晨爲人輕佻不學無術又不閑吏治不宜此任况其父曾犯賊

汚倘有貪墨守令明晨安能舉數乎 上曰予當議諸政府即命政府
擬議以聞政府僉議啓曰明晨之才不才未可知也且今之監司豈無
如明晨者乎然旣曰賊吏之子則不宜表率一方宜從憲府之請即命
吏曹改除他人○傳旨刑曹義禁府司憲府今當炎暑方酷一應輕繫悉
皆保放鞠問○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曰近居兀良哈及留住吾
都里等要須撫恤使之安業也我旣如是而吾都里等尚懷反測相繼逃
脫縱不可以加兵當以兵示威嚴其禁約似乎可也然隨兀察逃去管下
人內或有同心逃叛者或有被其脅從者其被脅從者則又或有懷土輒
還者矣雖未即還終必有復業者矣若聞我耀兵示威之事必懷疑貳
之志矣旣懷疑貳雖欲還業其肯來乎况今酋長已去而逃去者過半
餘種不足論矣况奏請還本之時尤不可用兵也如是則示威禁約之
事亦不可輕舉也姑當外弛觀兵以示懷綏內謹守禦以防奸暴勿爲
彼賊所侮又令毋毀室廬勿收田禾昭示恩信以待彼人之還當與遺
種閑話曰凡察等妄自浮動違背 殿下之恩遂至逃竄雖擇地搬移
那似舊居樂土乎兀察必有悔悟之心矣若不忘 殿下之恩回心革
面復還舊業則我 殿下必嘉其志撫恤之恩倍於前日子亦仰體旨

意當撫恤之益篤矣如是常說之則其遺種等必有相喧說矣自相喧說則彼賊亦必聞之彼賊聞之雖曰獸心豈不省悟乎當此時使反聞傳說勢甚難也或有允察使送之人亦如此說之可也或自募游說能令招安者亦宜依此意諭之且曰爾等諄諄開說使之復來則或賞以帛或授汝以爵矣要須令自募者悅而行之也今吾都里等酋長雖去留住之戶尚至百餘其中豈無巨魁者乎共戴以爲酋長者誰也觀勢啓達爲可吾都里等脫有驕橫自恣盜竊我財物虜掠我人民則自有邦典固不可得已也然其中不預謀者并罪之亦不可也卿多方熟計臨機善處其撫綏之策曲盡布置使不得浮動安生樂業是誠急務也允此數條卿心熟思之有所未安則不必強行吾都里逃去之後元良啓之生業自若乎有浮動之心乎來往見卿如舊乎吾都里元數內逃去幾分留在幾分備細聞見逃去指向處啓達宗瑞回啓今承內傳節該今吾都里等酋長雖去留住之戶尚至百餘其中豈無巨魁者乎共戴以爲酋長者誰也觀勢以啓臣惟吾沙介於虛里等世管部落吾沙介雖兄搬移之心至今未絕尚在東良北將來去留未可必也於虛里則其子所老加茂雖欲移去堅執以爲不可歸順誠心終始不變且

存留之中官高亦有人望臣意以爲但此人而已○辛亥御勤政殿受朝○壬子以李明晨同知敦寧府事尹炯爲禮曹參判俞益明僉知中樞院事安崇善京畿觀察使○癸丑視事○咸吉道觀察使李世衡辭引見于思政殿仍賜弓矢○同知中樞院事許咳年老氣衰每於上前進退偃僂多失禮焉○刑曹啓平安道三登日宋仁守殺人請依律處斬從之○議政府各陳貢法便宜右議政申槩左贊崔府右參贊朴安臣等曰貢法人有好之者有惡之者良田不陳不損而納稅不過十分之一至於三四十分或至八九十分之一者有之薄田多陳多損其出不及良田十分之一而納稅則或至十八九分故其好惡不得不異如分等第則諸道皆可行而必無惡之者議者曰必欲分等則當更量田此不然量田分等固其常也然官吏支應之費人民奔走之勞其弊甚大故必待豐稔然後可行且隆冬風雪廣野險阻安能一周審故等第顛倒或算計錯誤或審檢已訖後告訴亦多是以量田自古爲難如欲極精則必須積年庶可得中且今量田未久而又行之亦甚有弊今守令考滿則六年不及考滿亦不下二三年其官地品未有不知之理大官則四五月小官則二三月可畢審檢乞遣敬差官令守令開具

各面地品分三等報敬差官與監司敬差官將其等第之報與其道首
領官巡審各官各面精加檢覈參考導行帳有等第顛倒處乃以所見
改正施行守令有不爲從實審檢矇矓呈報者三品以下直斷論罪二
品以上啓聞施行巡審成籍依貢法收租雖或有些小不中者與今不
論等第而一槩收租者大相遠矣而諸道之人皆欲行貢法議者又曰
禹貢九州各自爲等今每道每邑各有三等似爲煩碎此亦不然本國
地品與中國懸絕今八道地品每邑不啻九等然細分爲難故自高麗
以來只作三等國初亦因之今改之未便咸吉平安姑仍其舊何如右
贊成河演曰臣謹按禹貢分別土地真爲九等之田歲入貢賦之常數
然地力有上下年分有豐歉故又制爲閒錯之法蔡氏云非以是等田
而責其出是等賦也朱子云常出者爲正閒出者爲錯賦有九等此乃
計九州歲入多寡相較以爲之等非科定取民也賦入既有常數而又
有錯出他等之時者歲有豐凶不能如是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雖夏
法亦未嘗不通也林氏云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
爲歲之常數周禮鄉遂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歛
法則其弊不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臣竊謂以

三先儒之說觀之焉有貢法如是其不通可行於豐年而不可行於凶
年可行於沃土而不可行於瘠土乎意者當時諸國不視歲之豐凶而
全用其田歲入之常數故也若既分地品而又視歲之豐凶則歲入之
常法間出之錯法並行而無弊似為良法雖然地品分棟之難有二我
國地形不似中國大山大川之阻隔原野河海之繚繞風氣之所偏寒
燠不若以江原一道言之嶺以西則東風而穀損西風而穀實嶺以東
則西風而穀損東風而穀實或雨澇甚則沮洳之地不稔旱乾甚則瘠
燥之地不稔或因霜露之早晚禾穀隨歲隨變何據以定科乎其難一
也昔在量田時每谷每野或有水源處則以上數特定上中而上田十
數減中田中田卜數又減下田收租則同科然猶有誤分之處不無憾
焉自行貢法之後上田租加於中田中田租加於下田民遂生怨今又
不施尺量而眼量分等古之下田升中田中田升上田非獨措置之煩
訴寃者滋興累年不分其難二也不恤二難強令分等定科不視凶豐
以是等出是等之賦則恩不均害弊復如前不合於先儒之所論亦未
免於龍子之所譏矣伏望除改審分等只定九等收租之數令監司每
於季秋巡審各官禾穀損實之形分等啓聞依等收租夫如是則地品

之上下年分之豐凶一舉而悉明民無不均之歎事有師古之美治道
幸甚九等收租假令之法謹具于後假令上上每一結水田糙米二十
斗旱田黃豆二十斗上中十九斗上下十八斗中上十六斗中中十五
斗中下十四斗下上十二斗下中十一斗下下十斗京畿各官九四十
某年損分江華某某五官上通津某某十官上中安山某某二十官上
下朔寧某某中上中中以下倣此隨歲變等或各官穀形一樣則各官
同爲一等不必分等或曰雖一邑必四面不同若舉邑同等無奈不均
乎臣曰與其一道各官同等曷若一邑四面同等哉一邑內四面穀形
豈相遠乎或累結災傷則曾有審定之法乎或曰所欲貢法者爲惡隨
損給損之煩也每邑分等不亦煩乎臣曰隨損給損之法一邑之田有
幾千萬每田皆審其煩大甚一邑同一等猶爲大簡矣或曰各官等第監
司焉得適中分揀乎臣曰禾穀損實之刑明在眼前一見可知雖中智處心
公正則不至錯誤昔使庸徒損實分揀今胡不信監司乎然則田品分
揀果誰爲可信者而不疑乎尤爲難事也况禾穀誤分弊在一年田
品誤分弊在水世乎臣於當初議立貢法之時臣不與諸臣之議符
合特以此獻議未蒙賜允誠惶誠恐今復敷陳拳拳不能自己者蓋每

田踏驗其弊已極矣今法科定收租似乎事簡然於墾地及凶年不通且每邑每里改審分等之議則詳矣然事煩而怨生亦於凶年不通若以九等之數隨歲分等則事簡無弊非但小臣一得之愚亦有先儒之所論伏望裁擇施行領議政黃喜議曰貢法試驗今已三年矣當道之民好惡不同而惡之者居多然量田之初尺有三等長短故地有三等廣狹以下等田廣准上等田狹則地品雖有不同所出不甚相遠矣此國家定制收租之義也今雖欲州州邑邑各分九等之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一邑境內又有難齊之等其將何以止怨哉且其陳損不審之怨亦將何以止之哉今雖稱上等道非以皆收上等之租亦以各收三等之租矣托以地品不同為辭者不敢斥言耳直欲不行貢法也地品既為上等如三道之民尚且惡之况未經驗京畿江原黃海之民好惡可知臣竊謂此法終必難行矣乞嚴委官損實不中之禁制仍 祖宗隨損給損之成憲何如又曰五常禮之大者而信居一焉聖人所以易生也奴婢誤決改正便否臣於前日備悉上言今承傳教反覆思之六典所載嚴密無餘不可輕改以失信且續典者哀集 太宗朝受教及特旨其公革損益逐一取裁以成一代之盛典印頒未幾輒隨更改恐

未為全書將為無用之物臣竊見先儒胡一桂述古今通要論歷代帝王自三代以下一無全賢至於大宋仁宗則曰吾無間然矣迹其仁宗行事寧處於舒緩之勢而不敢有嚴刻之政寧拂變更之請不敢傷積累之業以故法制不立法令不行當時大臣有蕩滌之請而仁宗以治體為念一切置之力為持守不變興國之規模雖過於安靜不害其為景祐之治宜乎先儒無罅隙而非議之也臣竊謂若東倭北狄邊警武備則雖有變法擾民之弊未暇為恤不可不救焚拯溺矣若其曰田曰民若制度文為六典之法昭如日星 祖宗之民安如盤石何用汲汲紛更為多事哉臣願允所施為一從六典示信於民以行安靜之化以定民志治道幸甚昔高麗氏之未免三日誚者為其輕變法耳臣之所見如是再以冒聞隕越之至○上御思政殿引見都承旨成念祖右副承旨李承孫謂曰朴好問為人稍善射且穎悟便利久任司僕領中樞崔閔德為提調信任之又於癸丑年崔閔德薦好問穎悟可使予使反間于李滿住者再三其後伐滿住之時閔德每事咨焉言無不從予聞之以為過信也然有獻馘之功褒授官爵曩者成吉道會寧節制使闕因大臣薦差遣赴鎮之後與吾都里九察等深相結納九察等偏

愛好問稱爲兄弟聞好問有疾至涕泣問疾允察朝見到京問好問安否且欲相見曰朴公稱我爲兄其交結之篤如此允察相與好問言曰君在則吾亦留此君去則吾當逃去其心中秘計一無所隱厥後好問以疾辭職上京予引見咨問邊事荅曰宗瑞非力戰之士且不能射御又性本躁急其待野人甚嚴野人惡之目以爲姦其毀宗瑞如此大抵邊將之於野人懷之以恩使之愛慕斯亦可矣然好問異於是好問旣爲裨將當與元帥同心協力其待夷狄之道一體處之以安一方乃其職也宗瑞尚剛好問尚柔好問之事常反於宗瑞使允察等愛好問日篤惡宗瑞淵深終致逃叛又多毀宗瑞必有權隙予欲下攸司鞫問未知事端卿等與申槩河演等同議以啓槩等議曰誠宜按問然事端未形姑待都體察使皇甫仁之還必有會寧防禦失誤之事因此鞫之何如從之○甲寅司諫院左司諫大夫金中坤辭職曰臣稟性昏愚本無才能特蒙上德官至司諫歲在壬子以言事不中得罪尋蒙赦宥退居田廬舍哺聖恩若將終身但以未報涓埃臣心常以爲嫌去四月日除臣本職臣雖愚老思欲鞠躬盡力圖報萬一聞命即日上海道就職于茲數月然臣年七十有五氣力衰耗莫能報効乞還田廬以終餘年不

允○傳旨平安咸吉道觀察使曰昔在 太宗時慮糧餉之費許於東西兩界各官自願納穀者以他道之穀換給於是與利之徒爭持布貨奔走各官不計穀之多小而貿易之各官居民要買布貨罄竭所有而易之以資衣服當是時公廩之儲有餘而民食不贍多貸公廩未能還納因此公廩虛竭故以爲無益而罷之今聞中國之人持匹段布帛等物到於遼東買粟以納受直於南方而得利什倍也近年以來東西兩界防禦最緊糧餉之畜不可不慮也防禦人民衣食之備又不可不慮也且咸吉道新設四鎮土地沃饒遇災不甚則民食必有餘矣可以懋遷有無以資其生也若於兩界各官皆令納穀回換則必至搔擾甚不可也今欲咸吉道某官以北各官平安道沿邊某官以北各官今自願者納穀換給邊郡有畜積之多戍卒免無衣之嘆何如下政府議之皆議曰咸吉道四鎮雖云土地沃饒民食有餘然近年以來下三道人民入居者頗多各以布物買穀資生民間所畜尚且不贍今若許令自願者買穀納官則興利之徒各持布貨爭相貿易慮恐民間所畜尤爲不贍似未可也况平安道沿邊各官類皆地瘠民間之畜罕少尤不可也臣等之議如此然使兩道監司訪問施行可也卿將此便否備細訪問

磨勳啓達○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判承文院事鄭陟上言曰今惠寧君之卒適當六月極熱之時漆棺諸事未易猝辦臣竊以謂有生有死必然之理願自今擇松黃腸及美材預造壽器令工曹郎聽親監漆之蒞於歸厚所以備國用本曹參詳禮葬所以尊禮宗親及大臣也倉卒之間造柩精緻甚爲難辦請依上言造棺四件全漆藏之隨用隨備以充其用從之○乙卯兵曹報議政府曰平安道都節制使李蕝都事皇甫恭都鎮撫朴訥生間延節制使柳江判官柳士枝都鎮撫裴陽德趙明于萬戶崔俊等俱以邊將乃於賊路要害之處固當申嚴防禦之策計不出此檢覈陵夷賊虜突入殺虜人畜甚爲不可請移牒刑曹照律施行其軍人金具申得守能斬賊首請依舊例論功行賞其被殺虜軍民等亦依舊例致賻復尸有差議政府啓曰請依所報施行但將帥雖不自斬獲指揮士卒能斬首級論功行賞乃古今常典今崔俊身先赴敵能斬賊首然未免罪罰軍人金具等乃獨受賞有違於大體且無舊例請勿論賞從之○丙辰月食○丁巳平安咸吉道都體察使皇甫仁回自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上書就付仁以啓其一曰上護軍趙石岡回自京中前曾寧節制使朴好問使石岡語臣曰上問都節制使於

野人來朝以賂官妓者許送于京否者不送又多耕屯田作弊果有之
爭對曰皆無之彼好問臣所薦舉且臣戚屬平昔無絲毫之嫌但守會
寧之日多作土木之役流毒新徙之民又刑罰過重軍民不堪其苦逋
逃日增面責其不可者再三猶不聽又作無用營廳窮極壯麗遣經歷
李師曾撤毀之去年冬月賊變且緊京中軍士亦來赴防好問累朔稱
疾不顧軍務舉義責之猶不起及其適歸恐其麾下虛費官物密囑判
官池淨封鎖其庫好問益怒積如此私忿毀臣不直一錢竊疑對問之
時其曰皆無非其實情也將之所爲苟有不義則必形於外三軍共視
不可掩覆諸種之朝見者各鎮錄其名與其進上物目以報本營首領
官檢覆而移文禮曹臣但署其文而已何有私意於其間但忽刺溫兀
秋畧徃徃有贈魚膠者色潔則進上不潔則備修營中軍器此物甚不
宜於娼妓受之何用且屯田非私事載在六典諸野人供億皆出於營
田鎮撫掌其出納臣何私於其間若以一條絲一升米在入於已則天
地鬼神幽遠難明一方軍民耳目安可蔽也如此昭昭之事尚且誣毀
其他疑似之毀應亦必多遠在絕域無由得辨拊心泣血而已其二曰
營屬軍士但聚春秋防禦之時平時則但有衙前軍官數十輩而已當

春秋防禦軍卒聚會之時往往因田獵習武然不至於勞軍廢事平時則唯與軍官因放鷹馳馬亦習武藝非如昔年專委聚軍累日田獵遊戲廢事也况因田獵習武古今通制毀者亦獨何心其三曰去秋慶興節制使朴以寧因公事來謁不即責還其罪固所甘受今義禁府請罪乃云二日會飲以寧經宿之夕翌日之朝粟燒酒二器生年魚三十餘首生雉一十餘首設於射廳即分給習射軍士來謁之夕以寧獨入卧處或課公事或議禦戎之策不覺夜深獨進獨退况宗瑞以寧性不能飲酒進謁之夕與退歸之朝俱不飲一滴之酒三軍所共見聞各人供狀又無二日會飲之說臣之虛蒙每事皆然中心痛憤無所控告其四曰甲山之人勞於防禦初無錄用之法本官人民等告于監司移文主掌官咸興土職二鏡城土職二詳定叙用本府守令考其防禦最久功績最多者傳報各從其報差任何敢容私於其間毀者之說其無實類此其五曰丙辰春二月起復還任其年冬內史嚴自洽來見居處謂曰蕭索如此何可堪居答曰起復之人固當如是潛問私妾有無而還其後嚴內史再來謂曰絕域死地不可獨行宜招私妾臣固拒曰服喪未除且邊將率私妾邦有常禁翼年丁巳冬喪盡吉州倡妓名鏡婢者死

來此妓乃姜孝忠之女籍連戚里哀其辱爲官妓且待年未及留養營
衙兩年尚幼不干外事本道之人亦不知其誰何彼人安得而知之敢
行賄賂乎其說之不當如是○戊午忠清道處置使尹重富辭 上引
見重富席兄宦者之勢至任重寄不厭人望○左正言朴積善啓曰今
重守令之選以掌令禹孝剛獻納權衡等皆補外寄其法雖美然前此
臺諫雖有過但左遷而已未常外補今以言官補外其流之弊不可勝
言有違大體臣等以爲不可衡則自乞外寄猶可也孝剛請還授京官
上曰予將議諸政府即命議政府擬議以聞右議政申鑒議曰國朝
以來未常由臺諫出爲守令請姑改除孝剛京官隨後除外寄便益贊
成河演參贊崔府朴安臣等議曰臺諫不除外寄未有定制今孝剛之
除守令未爲不可 上又令領議政黃喜議之喜議曰前者李叔時由
大司憲出爲咸吉道觀察使皇甫恭由獻納出爲平安道都事由臺諫
出補外寄不可謂古無其例昔我 太宗朝守令三載爲期雖未考滿
或擢拜代言或拜臺諫以示用賢不拘常例也今孝剛業已補外不宜
還拜京官也臣今所恨者守令拘於六期之法必待考滿方許得代雖
有卓異之才若經一二州縣則膂力衰耗無復大用請自今由臺諫補

外者若有賢能勿拘六期之限超拜清要京官則人皆知守令之重也
上從喜等議○領議政府事黃喜上言曰臣昨以請停高興改號及
移排之處略陳於上謬蒙俞允今當更遣都巡察使臣鄭淵審視高
興移排之處臣復以昨日未盡之策敢冒天威隕越之至臣竊謂當初
設鎮於兆陽者與茂長鎮相為救援要害之計也今欲兼鎮高興移排
於近海者為其捍衛濱海居民而已然而移排之處不占於近海之地
而占於去海三十餘里之地而止其新排高興以南沿海居民又誰賴
焉其計似乎踈矣臣以謂仍兆陽之鎮兼任寶城與都節制使本營及
茂長順天兩鎮相為犄角之勢似無破東補西之誚矣且高興新得長
興任內莖原道陽加洲寶城任內豐安道化沙魚紆川仍有本土故土
地之廣人民之衆將比於州府須於沿海要害之地移排而加設守護
軍二三百名深溝高壘堅壁固守日夜戒嚴雖有賊變飾城不下示以
將為出擊之勢又使左道都萬戶築頭呂島兩萬戶兵船器械精備而
示威外護則安肯捨兵船而侵高興捨高興而深入為寇哉然則其設
邊鎮之策同於他道且不戾於兆陽設鎮之本義而兩得矣乞以臣之
遙度臆策併教都巡察使兼審可否從之○上御思政殿引見都承旨

成念祖右副承旨李承孫謂曰朴好問既有罪矣今又將予所問之事使趙石岡潛通宗瑞既毀宗瑞於予又私通於宗瑞其奸詐諂諛如此下攸司劾問何如令議政府擬議以啓僉曰鞫問治罪便遂傳旨義禁府朴好問乃以裡將交結野人稱爲兄弟野人嘗曰節制使在則吾亦在節制使去則吾亦去言戮禍應至使野人心中秘計全保邊將公然發言又以面啓之辭私通于金宗瑞其推鞫以聞○已未衿川縣監朴赴禮山縣監姜毅辭 上引見曰慎刑罰勸農桑謹斂散守令之先務汝等徃欽哉○議政府據吏曹呈啓謹稽古制記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杜氏通典周制大夫七十致仕大唐令諸職事官七十聽致仕五品以上上表六品以下申省奏聞冊府元龜七十而致仕謂之禮經商周之時施及戰國盖有引年請老致其官政名臣言行錄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按籍舉行以此察詳人臣仕宦而年至七十者致仕乞退歷代之常制也今我 聖朝崇重老成大小朝臣年至七十官高望尊者特賜几杖仍授職事雖至官卑如無過愆亦不罷免以待衰病不敢自請而後許免職事大小老臣亦感上恩忘其老衰勤謹奉職比誠羨意而後世之欽慕者也然年滿七十則血氣衰

耗願欲安心願養保全名節人情之常也故古昔帝王制爲定法七十致仕而俾全餘年人臣願義知退而得全晚節此優禮老臣之義也自今乞依古制朝臣年七十以上關係至重將相大臣與夫宗戚功臣及大小能任國家要務者本曹具由啓聞取旨仍置外非特旨並令許免職事以示敬老之義且各處差任前銜官負待其考滿年至七十者依續典守令至考滿時近七十者毋得外叙之例亦勿許充差從之○傳旨義禁府曩遣下孝文于咸吉道之時允事勿令獨斷必與都節制使同議且下去後又傳旨童者音波若自見則論罪爲難須勿招來當執而罪之孝文乃區區使人招來旣已執之則不可釋也又不與都節使同議而擅自放還妻孥財產亦皆還給聽其自便遂至逃去其推鞠以啓○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曰惟卿處事精敏克勤不怠予選卿以爲咸吉道主將欲賴卿以寧一方未嘗聞卿之愆也曩者因卿上書問于承政院政院啓曰有人以妾妓受野人之賂與好田獵屯田等事訴于憲府憲府知其人之有所銜也已不受理予欲追論告者以謂日久之事而停之夫妾妓受賂之事予意以爲若使妾受人之賂卿必先受之矣野人獨賂妾而不賂卿乎今告者不得誣卿之受賂只言妾事

此不合於人情天理者也雖頑愚無識者尚且不爲而謂卿有此乎告之者至愚且狂也屯田之說細瑣之事尤不足芥於意也好田獵之事予亦以爲侍從軍士諸道侍衛牌等當春秋講武之時亦多有受陳省謀避者若停講武則攢手喜躍赴武試者厭其擊毬之技或有毬杖擊倭之譏因而得罪者皆卿所知也夫以往來京師多習聞見者尚且厭之如此邊圉無知人好田之誦宜矣况予將一道數千精兵悉屬於卿卿已令卿因田獵講習武藝雖率赴防軍士隨意行獵亦因戲習武之舉無害於義也甲山人受土官之事予初未聞有此事也今得卿書乃知然予意以爲卿若鬻爵營私卿之左右侍從者甚多何不於此人而必於甲山之人乎且土官必待本官論報然後注擬則豈容挾私於其間乎上項數事必是不得其志者之妄搆固非其實予不信也卿亦勿以爲疑也大臣議云九察等以耕農爲辭往來東良北累年矣邊將不能禁制不得辭其責矣予意謂大臣之議是矣然吾都里等嘗怨云邊將令我不得隨意出入已告于中國也當是時因農往來固無叛狀不可嚴其禁防况諸種野人浮動之時不可以兵威制之以此觀之當徐觀其勢勿禁可矣朴好問詣闕予引見問以邊事好問對問之際多毀

卿予引見之意但問邊事初無意於因好問知卿過失也好問既毀卿於予又私通于卿其往來讒言輕薄不肖如此好問毀卿之翌日子謂兵曹判書皇甫仁都承旨成念祖等曰邊將待野人以恩使之懷慕固善也然好問則異於此使人懷已而嫉主將必有其由也昔年允察來朝數稱主將之賢近日來朝又言主將之短只言好問之賢其情可知好問漏洩陰謀明矣然今聽其言知其憎惡主將其與允察言語之際必見於外貌矣其爲人也輕薄難信卿等知之皇甫仁等亦以爲然予之欲論其罪久矣今下義禁府鞫問情由卿其知悉但卿布置失宜者亦有焉我於夷狄兵精勢強能制其出入置之掌握則猶可待之以嚴如其不然不若寬柔撫恤之爲愈也卿嘗待允察等及其管下人多端恐嚇乃懷疑貳以至逃竄卿嘗啓云允察挺身逃竄則其逃易矣勢難追禁若率部落逃去則可能及期禁制矣今者允察等預定移徙日期帶領部落舉群逃竄而卿不能阻當允察能用計逃竄而卿乃墮於奸謀一無所爲此誠卿之失也卿其體予至懷熟計善處○庚申知喬東縣事安濟定辭引見曰守令皆憚六期予以爲別無其弊還上歛散當審其時宜使官民兩便且勸課農桑不可嚴督順其民情使民各遂生

業可也○遣判禮賓寺事李禧賈教書十道宣醞六十執青紅木縣各
一百匹往咸吉道宣慰吾都里吾郎介○辛酉御勤政殿受勅吾都里
馬佐化馬仇音波童也吾他哥哥時波吾郎介仇赤等隨班獻土物
上引見謂吾郎介吾都里等曰自我 祖宗撫恤爾等祖父爾等祖父亦
咸能歸附宣力効順予亦仰體 祖宗之意尤加撫恤元有所求無不曲從
凡察童倉等違背卯翼之恩潛謀逃竄爾等遠來朝見予甚嘉之謂吾
都里等曰童倉元察辜息背德勒管下人逃去然能悔過還業則予當
存恤有加於舊况爾等不忘厚恩仍舊居住予將益敦撫恤爾其安心
快活又謂吾郎介曰童倉元察已曾率群逃叛其留在吾都里等不從
姦計仍舊按堵誠可憐恤爾等既與此輩爲隣宜當同心協力共享昇
平仇赤對曰臣祖及父俱受萬戶職事昔者邊將托以招安然殺我父
殿後每欲來朝恐被誅戮不敢朝見者有年矣側聞國家治邊將枉殺
無辜之罪又聞國家懷柔遠人待之甚厚臣頓釋前疑感慕至德肆修
朝禮國家待予如都乙温甫乙看例賜以鞍馬衣服則臣欲誇示部落
馬佐化對曰元察童倉等逼勒部下逃竄老臣論諸人留住第恐寡弱
不能自存欲與仇赤協心効力願 殿下降內旨于都諦制使與四

鎮邊將儻有亏知介侵掠之變則出兵救援俾遂生業 上曰汝之好
意予已具悉遂賜宴降教書命直藝文館朴以昌閑讀于宴廳通事解
說教旨辭意野人等俯伏而聽其教吾都里馬佐化等曰洪惟我國家
誕受明命撫有東方惟爾輩世居北門爲我藩屏昔我 始祖穆王之
在慶興爾等祖先始率諸部咸能歸附服事不懈自是 列祖亦世加
仁恩護恤甚至爰及我 祖康獻王開國之時爾祖父等又能輸誠宣
力昵近宿衛我 祖嘉其勞効推赤心以待之益敦存撫恩德甚厚凡
茲事蹟具載史牒昭然可考非惟爾等之所逮聞亦諸種之所共知也
况予恭承 祖宗之緒敢不祇述先猷是用子視爾輩益勤撫綏近年
凡察等妄懷疑阻欲與李滿住聚居告于朝廷於正統三年五月十五
日欽奉勅諭節該童倉凡察等聽令仍在鏡城地面居住不必搬移凡
察等執迷不悟再告朝廷又於正統四年三月初六日欽奉勅諭節該
童倉凡察等既在彼安生樂業仍聽其在彼居住不必搬移欽此凡察
等凡厥所求悉皆曲從每有來見者優其館穀或不次除官或賜鞍馬
衣食至於耕農打圍畜牧等事亦聽自便多方撫恤實爾等所共知也
邇者凡察等不自悔悟虛捏事情復行奏達既不得請又逼管下人等

潛謀逃竄予聞之久矣第冀其悔悟自安略無致詰待之如初亦爾等
所共知也不期兀察等尚不體勅諭至意猶蹈前非辜恩背德妄起浮
言恐動部落驅率逃去然兀察若能悔過自還則予當優待有加於舊
夫人孰無過過而能改斯爲善矣豈以一時之過而遂絕之耶矧惟爾
等深念我國家涵育之恩不徇不義不蹈姦計屹然獨存仍舊按堵其
心可嘉即頒賞賜仍命邊將益敦撫恤兀可以厚其生業者無所不至
且聞爾等素與具州野人構隙悶其寡弱將被侵擾今已教諭旁近吾
郎介等如有緩急協心救援使成輔車之勢永作藩籬之固爾其體予
至懷安心保業共享昇平之樂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吾都里四人各受
教書其辭皆同教吾郎介仇赤曰 始祖穆王之在慶興爾等祖先世
居北門始率諸部咸能歸附服事不懈自是 列聖亦世加仁恩護恤
甚至爰及我 祖康獻王開國以來爾祖父又能宣力昵近宿衛我
祖深嘉勞効加意優待事在簡策昭然可考我國家之於爾輩待以恩
信非一世矣非惟爾等之所逮聞亦諸種之所共知也且吾都里兀察
童倉等自其祖父世居我境款附于我亦我 祖宗世加撫綏者也予
承 祖宗之意爾輩及吾都里一體存恤又爾等之與吾都里有唇齒

相資之勢允出入患難義所當接近日允察等非惟忘恩背德又違累降 皇帝勅諭欲與李滿住同居虛捏事情奏達上國既不得請輒起浮言逼勒管下強率逃竄而凡察親兄幹沙哈阿哈里哈時汲及管下人等獨不忘我國厚恩不肯隨去仍留安業予甚嘉之然此輩與具州野人素有讎隙彼將乘其羸弱或肆侵擾予甚慮焉爾等既與此輩爲隣脫有寇變約爲聲勢悉力救援務令彼此各得其所以副 聖天子一視同仁之意予惟汝嘉允示恩待之隆故茲教示體予至懷○咸吉道經歷李思拓辭引見曰予之族屬皆未知學術深嘉汝力學予欲以置集賢殿然汝侍從日以知予至懷故特遣汝以久專其任汝往毋怠思拓啓曰小臣素不諳練恐致失誤 上曰知汝質美不爲則已若用心力何事不能也仍賜弓矢○下判承文院事鄭陟知事卞孝敬副校理金從舜博士金確于義禁府杖之舊例允進獻時於太皇太后皇太后前皆有方物狀今奏聞時不參考古事並無方物狀 上問方物狀有無陟孝敬不參考舊例率爾對曰舊例並無之故皆杖之○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昔者權豆請云吾與深處于狄哈素有讎隙恐被侵掠如其有變貴國憐憫我等耀兵救之厥後吾都里等連請不已

予謂是乃諸種野人之自相構釁予何憎愛於其間乎李澄玉亦云野
人性本強狼好爲戰鬥報復無常便是自中之事固無關於我國不可
輕舉救援以速彼人之怨也今又問諸李叔時叔時之對亦猶是也然
更思之吾都里等久居境內已曾歸附予憫其寡弱特加仁恩凡有需
索一如所求邇者童倉允察等違背卯翼之恩強驅管下潛謀逃竄其
餘吾都里等深念我厚恩不從姦計仍舊安業予甚嘉之况今留在者
甚寡勢窮力弱款附于我哀鳴請救脫有深處野人成群突入侵掠境
內之人我國以爲非我族類坐視其死亡而不之救乎且亏狄哈等姦
猾尤甚聲言侵彼吾都里乘虛突入犯我邊鄙亦未可知也以此觀之
如有緩急陳師境上約爲聲援一以濟其弱二以應其變可也然不可
輕易下手以生釁也如或殺擄我人民盜竊我財物卿其較彼多寡量
我強弱臨機應變勿爲野人之所侮宗瑞回啓從類款附于我哀鳴請
救坐視其死亡而不救有違字小之義且彼賊犯境恣行漸不可長不
可不禁當一俟內教施行今寧北鎮馳報云南訥亏知介阿羅介等率
四姓亏知介并百餘人欲掠吾弄草留住吾都里臣即遣兵耀威亏知
介等無所得而退吾都里老少男女攢手喜悅然賊謀難知已今各鎮

整兵以待○刑曹將李蕝柳江裴陽德朴訥生柳士枝崔俊田得富等防禦陵夷被殺掠人畜之罪按律以啓命只罷李蕝職杖裴陽德田得富一百朴納生八十並配戍邊鎮皇甫恭贖杖八十柳江柳士枝崔俊其更鞫以聞○壬戌兔山縣監金佺辭引見曰勸課農桑斂散以時守令所當先務爾徃懋哉○以韓昌壽判敦寧府事趙末生文孝宗並判中樞院事李叔時工曹判書李澄玉中樞院使蕪平安道都節制使柳守剛刑曹參判李中至同知中樞院事金光義中樞院副使金一起同知敦寧府事金中坤禮曹參議成勝慶尚道兵馬節制使○議政府啓但罷李蕝職事後人何所懲乎若不依律治罪請依李恪例施行從之貶蕝于忠清道天安郡○甲子以旱停不緊營繕○乙丑中樞院事曹備衡卒備衡字平父慶尚道昌寧縣人自幼膂力絕人及長善射御歲壬午擢武舉累官至親從護軍乙酉出爲釜津兵馬使適歲歉官無宿儲多方救恤至輸家粟以賑之冬召還爲大護軍遷至上護軍出爲義州兵馬節制使時天使田嘉禾劫備衡使坐下座備衡略不屈嘉禾大怒及嘉禾還國家慮辱之權罷其職尋拜同知摠制歲甲午國家新置慶源府時備衡丁父憂起復爲慶源等處兵馬節制使戊戌遷咸

吉道兵馬都節制使明牟召還爲摠制庚子陞都摠制轉工曹判書再
入議政府爲叅贊尋出爲平安道都節制使庚戌入爲中樞院使甲寅
又爲慶尚道都節制使丙辰召還復爲中樞院使至是本年六十五計
聞輟朝二日致吊賜賻諡安武寬容和平安剛彊直理武備衡體貌魁
偉性稟質直出鎮邊閩恩威並著士卒畏服無子有妾子曰孝生○丙
寅傳旨書雲觀大陽之夜食大陰之晝食日月出入食外並不令報禮
曹已會立法雖在地下若復圓初虧近於平地則雖不傳報禮曹當食
之日書雲觀預告承政院承政院轉啓令本觀官負乘傳往三角山峯
頭側候至於日月帶食亦依此例側候永爲恒式○莞津縣人朴永實
妻一產三男賜米豆并七石○丁卯吾郎介浪甫乙看等十人吾都里
呵下里等四人來獻土物 上御勤政殿引見甫乙看等曰爾以好意
數來予甚嘉之其餘吾郎介吾都里等傳教之辭與前日教仇赤馬佐
化等同甫乙看啓曰允察童倉等執迷欲逃臣多般開諭止之允察等
不改前心逃叛而去故終不得請 上曰爾之好意予已具悉甫乙看
更啓曰其留居人或有兄逃弟在者或子逃父在者若聞允察等快活
居住則慮或相繼逃去欲啓此意而來且臣自祖父專仰國家盡心効

力老人欲以死報故來見耳童倉雖逃竄其留居者過半若令速遣還
小人則臣當曲加救恤矣 上曰爾言甚合予意予甚喜之甫乙看又
啓曰九察等今已逃叛深處野人慮恐侵掠留居吾都里第恐國家以
予爲疑耳 上曰予豈不知邊將亦已知之爾其勿疑阿下里啓曰臣
前此住於吾弄草地面今聞丐知介林阿車謂我寡弱將肆侵掠今臣
上來之時匿臣之妻子於慶源旁近之處臣亦欲移居幽隱之處以避
侵掠 上曰不若舊居之地且予未知土地形勢將向諸邊將然後施
行賜見訖仍賜宴又命直藝文館朴以昌閱讀教書於宴廳通事從旁
解說其教書亦與前日教書同○禮曹啓大小臣民第舍競尚侈靡上
下無等故宣德六年教旨內自一品至庶人皆有定制而今大小臣僚
第舍頗踰制度甚爲未便其樓閣之數及楹柱尺度磨勘謹錄于後大
君六十間內樓十間親兄弟親子公主五十間內樓八間二品以上四
十間內樓六間三品以下三十間內樓五間庶人一十間內樓三間公
主以上正寢翼廊楹長十尺行長十一尺柱高十三尺其餘間閣楹長
九尺行長十尺柱高十二尺樓高十八尺一品以下正寢翼廊楹長九
尺行長十尺柱高十二尺其餘間閣楹長八尺行長九尺柱高七尺五

寸樓高三十三尺庶人間閣楹長七尺行長八尺柱高七尺樓高十二尺
皆用營造尺 從之○戊辰幸西郊觀稼○傳旨咸吉道觀察使節制
使曰野人賫捧教書經過各官各官除祇迎置教書于卓子上又上香
引野人立於大廳東北隅守令以時服入就位行四拜禮野人奉教書
者若再至則除四拜禮只奉教書置於卓子上若野人賫奉教書煩數
橫行者守令善諭之曰本國之法教書至重常時不敢輕易賫奉爾等
宜當秘藏慎勿常時賫奉又勿令教書與野人一處支待乃以此意知
會各官○議政府據禮曹呈啓醫學人命所關其業至重必習讀方書
通曉藥理乃於急遽之際能隨證投藥今典醫監惠民局濟生院醫官
等除授之際取才畫數不分等第但入格者並皆充差故取才分數雖
一二畫者若於本品他無取才者則例陞資品及其作散不顧所業苟
延月月於後年取才之時更不加勉才得一二分數則復陞資級非徒
官爵猥濫甚違國家選揀之意請自今十分以上爲一等六分以上爲
一等三分以上爲三等定爲恒式其一二等入格者乃加擢用其三等
者勿許叙用若無一二等者則無人闕位並勿叙用以杜冒濫之弊且
醫官等其所讀方書不依師受私自習讀故不知奧義所學孤陋雖有

通經書者以醫為賤術皆不肯業醫術將至廢絕甚可慮也自今擇儒
臣一二人稱為教授官三司醫生及先進醫員四品以下並令教訓儒
臣則雖通經書不能兼曉藥理故朕視命藥之法並教誨為難三品醫
員內擇其精於藥理者并差教官一同訓誨每當春秋仲月取才考其
畫數多少其畫多者一人賞職勸後又惠民局所賣藥價過重故大小
病家未易市買救活今後最貴清心元蘇合元保命丹外其餘藥價更
加磨勘酌量差減 從之○義禁府劾啓卞孝文之罪請依制書有違
律決杖一百命只罷其職○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允察童倉
等負恩逃竄然其存留部落尚多其留住之徒連續逃往勢之必然也
若宣言於衆曰我 殿下差吏曹參判崔致雲將允察等逃叛情由奏
達朝廷必令還業若未蒙允更須奏達期於得請今雖逃叛永無安生
之理留住人等聞之以為我輩逃去終當不能安業我等徒勞往還彼
此失所矣其不聽允察招誘仍舊按堵者庶或有之矣如是則其說豈
不當理而有益哉茲將奏聞必還之意因言吹噓使存留者自聞卿其
知悉與四鎮守將潛議慎勿與野人直說務要勿露形跡我國之人若
有事機必形於外彼若知之豈不為國家之恥哉卿當熟計○已巳視

事○親傳朔祭香祝○三和縣監李韻鎮海縣監朴延世辭 上引見
曰操練兵馬勸課農桑慎刑罰謹斂散守令之先務爾等各就乃職敬
哉○平安咸吉道都體察使兵曹判書皇甫仁上公邊備禦之策一平
安道公邊各官居民之田皆在江邊其口子則皆置於山谷之間儻賊
乘虛突入則略無及救之理請義州之方山碧潼之碧團理山之山羊
會等木柵皆退設於江邊使之守護農民候望寇賊及機應變一烟
臺乃備邊重事也間延府下無路烟臺距邑城遙隔江外又多賊路其
間不置烟臺實為未便請於溫大晝望峯等處及趙明干東峯巖石
之上加築烟臺候望賊變且於理山婆猪江合流兩岸所多枝大木依鹿
角城例豎置及江水始凍乃於水上橫結葛繩懸石於多枝大木置之水
中使之合凍又於昌城郡於丁灘設置雜木至冰凍時列置大石於其
上及春冰消石沉虜騎未易過涉矣一咸吉道甲山郡每年過惠山口
子深入賊境乃於池巷浦煮白礬池巷浦乃賊路要衝賊若潛師虜掠
則惠山口子之兵將不及救援矣請於池巷浦洞口之西築石堡令甲
山千戶率兵守禦又本郡之東加音廢洞與東良北相連居民散處請
於甘音坡築壁城令居民聚居城內又築烟臺候望一理山郡古德里

城三面據險舊基猶存繕治不難烟臺諸柵亦且不遠儻有緩急救援
便易請於今秋築石城移理山郡於此仍葺仰土里木柵之守護乃於
仰土里洞口築小堡使本郡千戶率兵赴防一小朔州新城基四面稍
險內又平衍且多水泉請築石城移朔川府於此又於仇寧口子築石
堡使朔川千戶率兵守禦並爲便益一西北野人怒猶未解平安道義
州麟山等各官乃以非要害之處或有入保陵夷實爲可慮前此以義
州邑城狹隘審定退築之基請於其基片月城例樹木柵令旁近居
民皆入居此若猶狹窄不能盡入則又樹柵於古靜州舊基亦令旁近
之民悉入居之使義州千戶率兵守禦且義州之西今晉同暗林弘勒
堂等口子及鎮兵串量其信砲相聞宜築烟臺前此又於麟山郡已定
城基亦宜樹柵入保固守一江界鄭夫人代城基山麓相連地且狹隘
水泉不足不宜置邑滿浦口子賊路要衝城基平衍井泉有餘甚合城
邑請於此口子東南退築石城使旁近五六十里居民量宜居之又令江
泉節制使勿論冬夏留鎮守禦一自閩延府距上無路二百餘里其間
道路險隘人馬不得並行閩延往來極爲艱苦及至水合則寇賊可畏
脫有緩急閩延不及救援上無路以上甫山厚州等處閑曠平行土地沃

饒皆可居之地也請於上無路置邑爲便但前築石堡狹隘水泉不足置邑後量宜退築一平安道沿邊各口子木柵並皆狹窄故儻有火災則人民老幼避災無由且赴防南道軍士寄寓民戶男女混處尤爲未便固當漸次退築使軍民異處可也其未退築之前於柵內或別築軍士所寓之處若柵內狹隘則乃於城外依片月城例造築軍營使其軍士毋得寓於民戶爲便咸吉道四鎮及各處場堡並皆狹窄民家稠密火災可畏亦依此例別建營舍令軍民異處一甲山郡惠山口子距農所里幾二百里其里居民夏則布野耕農冬則勿論遠近并入保惠山口子經冬困苦之弊不少請於中央三水里築石堡回山以上之民皆入保惠山城上羅暖以下農所里以上之民皆入三水里使甲山千戶率兵方論冬夏守護一臣相其會寧鍾城軍鋪移設之處公須山新基此山非徒與野人入寇洞口遙隔左右山谷樹木茂密人物往來不得通望不宜置柵之地公須山之北十里許魚吞水之南有中峯焉東西北據險且三面通望設置柵堡甚爲便益請移軍鋪於此分兵守護吏之勸耕一臣伏審咸吉道沿邊四邑設置之狀鍾城慶源距江遙遠且烟臺皆距邑城或五里或十里或二十里故彼虜入寇之路專不通望

虜或潛入我境隱於林谷之間窺覘虛實乘間突入將卒驚駭罔知所措丙辰慶源之變足爲明驗慶源之北多溫平平行沃饒且正值江邊三路賊路輻湊之處又其東厚訓平亦平行膏腴厚訓灘及其下各灘悉皆賊路要衝之地厥初措置疎濶守禦不謹丙辰之賊入自多溫出由厚訓多溫平鞠爲茂草乃爲野人遊獵之所居民皆欲耕厚訓平畏賊不敢童巾愁州並虜入寇要害之地今亦空棄不守此實甚可痛已我國本以大江爲界而江內之地至今坵墟虜以我國怯弱無疑矣請移鍾城於愁州又於多溫置新邑童巾愁州之間者未下洞大江合流洞口及會寧愁州之間吾弄草洞口皆置萬戶會寧之西權豆家西峯之末築堡厚訓灘邊又置萬戶移乾原萬戶於慶源吾弄草洞口皆築石城置兵守禦且自權豆家西峯頭至于慶興之南海口徐水羅申度信砲相聞之處皆置烟臺又移都節制使行營於鍾城古壁城審其江邊緩急先後或築石或鑿坎或伐木填塞則我國疆界正而彼賊絕窺伺之心邊民無朝夕之警安業阜盛可期矣一平安咸吉兩道大江之外賊虜入寇之路自平安道義州至咸吉道甲山鴨綠江之外則山勢險阻間或有低微之處然虜騎勢難踰越而來皆由山谷水道通行之

處而來乃於山谷險隘之處量宜防塞則賊未易出入若築石防塞則力役甚重難以猝辦鑿坎則土性柔軟易致填陷宜斫多枝大木如鹿角城例豎置爲便咸吉道鏡城吉州賊來之路則皆與東良北相連遠處之賊無由而入若江邊措置備實則不足慮也姑先伐木防塞亦爲便益自會寧至慶興豆滿江之外縱有高山不甚險阻雖防其川谷登山而來亦無難矣且原野居多賊入之路非一難以盡防又豆滿江內外野人住居者頗多歸順野人亦由此路而入故猝遽防塞未便江邊備禦之策無遺措置然後徐觀其勢除投化野人入來之路外其餘可塞之路悉皆防塞爲便鴨綠江之外及吉州鏡城山谷可塞之處與夫豆滿江之外賊虜來路過涉之灘謹錄于後義州北面四處東面四處昌城西面一處北面七處碧潼西面六處北面三處理山西面三處北面四處江界西面七處慈城西面三處間延西面十二處東面七處甲山西面二處北面二處吉州西面一處鏡城西面三處北面一處會寧南面九處西面三處北面五處鍾城西面十三處慶源東面十七處北面六面慶興北面五處下議政府議之議政府啓曰請並依都巡察使所啓施行但第六條古靜州樹柵姑停之請於義州邑城量其人數依片月

城例退設其麟山木柵及四處烟臺姑寢之以待各處石堡畢築後築之第十二條乾原萬戶移置及多溫置邑便否令都觀察使都節制使同議啓聞然後更議第十三條防塞之處今秋爲始令赴防軍築之從之○八月庚午朔 上御勤政殿受朝大內殿多多良持世所遣上官人禪和子一照等隨班獻土物引見一照謂曰大內殿待我國以至誠予亦待之益厚今汝等險路艱苦而來一照對曰大內殿受任以後常欲遣使來朝第因兵亂不得使人貴國先遣人通信大內殿不勝惶懼又感 上德遣我等來謝厚恩且大內殿爰有祖宗崇信佛法今幸營建寺刹恨無釋典因我等之來請大藏經又通信使到我境船軍一人逃匿大內殿旁搜未得深慮稽緩姑先遣我等欲隨後更搜追捕以獻上曰厚意予已具悉多幸良持世致書禮曹曰己未秋 殿下遠遣重臣高得宗等尉諭深貺拜命之辱甚過到及奉讀來諭戰兢難自持持世微眇負負何言謹獻大刀二十振鏢一十挺白練絹十五匹青練絹三匹黃練絹二匹摺疊扇二百本香一十斤紅漆椀一十具筐篋不腆安足酬厚意然而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足下熟察悃誠上黷殿聽則至驩至幸焉耳此方風俗尚武不恐當來苦報持世由此父有求得

昆盧法寶大藏真詮歸向佛乘之志夤緣未果不知貴國諸刹所貯之
一藏若函若卷無欠闕者可輟以送也否伏望承于殿旨見以利遠方
茲臨書次不覺贅說持世於赤間關與使臣高公晤對亦粗及之所期
通徹 殿下操履康寧廷臣各自保愛又奉書于通信使僉知中樞院
事高得宗曰伏聞麾下率金洲俄而遁逃不知所往茲者下令于赤間
關司兩關以家論戶訊未得也歎有赤間一婢粗說其物色恐渠有交
契隱匿之私也否仍雖加苛剋鞠譴渠大誓于神以不知既無可罪也
然而猶縛而納于麾下麾下亦知無一辭可措却見傳報留渠于下國
具經殿旨而後可決之緇由是下國之所未知也凡有生之徒朝不慮
夕下國豈得一婢以悠久護之耶麾下恕焉不知金洲作僧以混緇徒
歟就于諸寺百計求之亦未脫白下國既無籌策之可設也它時後日
搜索金洲以得之則附船舶可回件件匪下國之慢也恕察為幸○辛
未吾郎哈金都乙溫來朝 上御勤政殿引見曰爾以厚意來見予甚嘉
之自我 祖宗撫恤爾祖父爾祖父亦咸能順服予亦仰體 祖宗
之意尤加撫恤童倉允察等違背卯翼之恩舉種逃叛其留住吾都里
不從奸計仍舊按堵誠可憐恤爾等既與此輩為隣宜當同心協力共

享昇平都乙溫對曰臣爰自祖父厚蒙 上恩故臣今來朝今九察童
倉執迷不悟忘國厚恩遂行逃竄臣深荷 上德安取有搬移之意仍
於元住地方依舊安業前日蒙賜鞍馬等物其時即欲來謝第因路遠
且邊將阻當不送未果如心今乃來朝又曰吾所居之地賊路要衝忽
刺溫赴京者必經由於此諸種野人之來朝者亦皆經過而來小人甚
慮焉 上曰予已具悉仍賜教書其教書與所賜甫乙者同○壬申兩
大風拔木飛瓦○傳旨禮曹驛興府院君家廟令嫡孫閔麤奉祀有年
矣今者麤歿無後只有賤妾子然不宜奉祀故今以無疾之子蠹俾承
其祀蠹雖無識然府院君非他臣庶之例許令得祭三代且蠹之父既
得罪 宗社不可合祀於廟其令蠹之次第別承無疾之祀○癸酉議
政府據兵曹呈啓足食足兵軍國急務若民食不足則兵力何自而強
哉雖民食有餘而戰馬不敷則攻取何由而得哉我國平安咸吉之民
其耕耘皆賴於牛故無牛則不得農作然道內無牛之民安得一一遍
給乎宜先其急而後其緩也今咸吉道沿邊四邑內會寧府民有牛者
少而不得盡力於耕耘未免艱食之嘆矣願計其濟用監一年經費紳
布之數量減咸吉道一年上納之布買牛於吉州以南各官分給會寧

之民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邊邑稍實矣若戰馬則國家深知緩急各其牧場體小有咎馬並令分給至於司僕寺馬匹亦或入送然馬匹數少故軍士不受者頗多戰馬無加於前日願來卒百年春節始每年平安咸吉兩道牧場所在馬匹除可充國用馬外並皆刷出分給且濟州牧場內體小有咎馬無遺刷出計國用其餘啓開分送兩道全羅慶尚忠清黃海道京畿牧場馬匹亦依此例刷出計除國用其餘亦送于平安咸吉兩道都節制使量宜分給如此數年則兩道戰馬庶可敷矣又令邊民及守禦軍士毋令牧馬於極邊無人之處違者所在官吏考察論罪脫有違禁放養被虜者則馬主及當該官吏並皆論罪從之○傳旨咸吉道都觀察使曰兵曹判書皇甫仁啓咸吉一道野人聲息不絕每聞事變輒徵吉州以南各官軍士各官軍卒踰越峻嶺晝夜馳赴及到四鎮人疲馬困留住數月待其事變寢息而後放還又聞事變則更令馳赴到家纔數日而還發矣如此數數往還無歲無之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之意安在真所謂坐而疲弊者也自今計總端川以南各官下番甲士及正軍之數量其一年防禦緊緩之月緊月則加數不緊月則減數預先分番赴防每有事變毋令急急徵發吉州鏡城下番甲士及

正軍亦令量宜分番常時休養若有事變都節制使率領防禦亦勿令合番且平安道沿邊各邑則山川險隘無閑曠之處咸吉道沿邊各邑則山川不險多閑曠之地宜置屯田以備軍需農牛則官備之農軍則次正軍之無才不堪為卒者量宜抽出使之耕作其收納費出之數觀察使考察可也且其軍士之分番赴防便否及沿邊各官置屯田便否與都節制使同議訪問啓達○甲戌集賢殿副提學金鑣等上疏曰臣等謹按禮記大夫七十而致仕正義引白虎通云臣年七十致仕者以執事迨走為職七十耳目不聰明是以退老去避賢也所以長庶遠恥也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也唐韓愈論孔戣致仕狀云自古以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思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仕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宋朝名臣言行錄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胡宿以為養廉取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常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

廷是其言行之通典唐制令職事官七十聽致仕五品以上上表六品以下申省奏聞以比觀之七十而求致仕人臣之常禮也未有臣不請致仕而君使之致仕也我朝致仕之法未曾著令近者攸司據禮論請固爲當矣然令纔下群臣豈能盡知今不因自言而悉令退罷恐非所以優老勸功全其美節爲國養息之道也且人之氣質不同有年未七十而昏昧衰老者有雖過七十而強健聰明者一切以致仕之年而罷之亦非圖任舊人之意今致仕之法既立則銓曹察之有司糾之誰肯自處以薄而不肯致仕者乎宜明立一品至于六品致仕之法必因其自請方許致仕其中自少至老歷仕中外無臧污之行有勞効之績而氣力不衰堪任職事雖非將相大臣優而留之其無廉恥專爲持祿容身不告老讓賢者令攸司糾舉如此則君之待臣臣之自處兩盡其道廉恥興而風俗厚矣臣等以淺識管見冒昧以陳伏惟 上裁 不允

○乙亥上御勤政殿受朝○前贊成李孟昉在貶所得疾 上賜藥餌命遣姪李衍基侍疾○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判禮賓寺事李暉等奉書承政院曰今伏覩教書及事目並不錄骨看之種骨看雖不與吾都里爲隣然世居慶興其類甚衆前後獨不爲亂今賜宴賜物又頒

教書特施恩渥雖爲吾都里而舉骨看焉知其故彼謂獨薄於我必生怨惡生釁可慮唯賜吾郎介教書內與吾都里為隣等語似不通於骨看且內傳與事自皆未之及焉臣等不敢擅便施行○司憲府啓江界判官朴冲武盜官物七貫律該杖六十徒一年刺字命免刺○前都摠制申孝昌卒孝昌字友之黃海道平山人初以蔭積官至司憲侍史累遷上將軍甲戌陞戶曹典書丙子擢拜司憲府大司憲壬午 太祖北幸孝昌扈從癸未春授同知中樞院事甲申出爲忠清道都觀察使乙酉入爲同知摠制戊戌春陞左軍都摠制冬以罪削職貶于全羅道戊朱乙巳還京閑廢者幾二十年以其孫女連姻王子還受告身至是卒計聞輟朝一日致吊致賻諡齊靖執心克莊齊寬樂令終靖有子曰自謹自敬自守○丙子知楊根郡事禹孝剛長興府使趙邦信知咸安郡事權衝知古阜郡事咸禹治辭 上引見曰守令之職莫切撫民義倉斂散爾等勉哉○上謂承政院曰興天寺丹麓僧瓊如實幹其事予欲以兩宗判事賞之今遭母喪又欲致賻何如左承旨趙瑞康對曰宜賻米豆并四石從之○丁丑大司憲尹璠啓曰自古言官若有所失則但左遷而已不除外寄今掌令禹孝剛既無所失而除楊根郡有違古例請除

京官然後乃補外 上曰內外一體也如卿之言則是內重而外輕也
况今立法之初手○義禁府啓朴好問離間君臣及當野人浮動之時
處變等事略不措置務欲解任妄稱疾病啓請醫員又厚賂醫員使之
詐啓病重得免職事罪當斬從之○傳旨成吉道都節制使曩者女真
吾郎哈舌狄哈之種素居境內者及雖居境外來往効誠者如有心志
淳厚射禦有能身彩可觀者密啓二三人以充侍衛已曾內傳矣卿與
李叔時啓曰充尚本是強族一部酋長也甫乙看第二子伊所應哥年
雖十三且有將來唯此二人僅可餘無可取人子惟思之 太祖開國
之時女真之類久居境內附籍當差至有上京宿衛者頗多 太祖亦
推赤心以待之吾都里亦是女真之種只以居吾都里城故因以為彌
耳今吾都里之從仕於京者亦多其中馬邊者童千古尤其穎悟者也
馬邊者以元隨從特授達官童千古亦將陞授職事矣茲者甫乙看曰
國家之待吾都里厚於兀良哈舌狄哈倘有心厚才能情願從仕者予
將一體叙用以釋其疑卿若廣求之則諸種人厥數猥多其中豈無宿
衛可當者乎卿其知悉不限境之內外更須披訪選心志淳厚族勢強
盛才堪宿衛者錄名啓達○戊寅成吉道都節制使移文兵曹曰將軍

童於虛里告於會寧僉節制使池淨曰斜地住居吾都里毛多吾等十七人逃去使人追止之毛多吾曰我輩逃來非厭朝鮮也乃被丐狄哈侵掠不勝艱苦且吾等所居之地與貴國隔遠不相救援故欲避丐狄哈之侵乃至於此其使人反覆開論毛多吾悔悟心欲還歸乃迫於其子遂不回還又遣於虛里及司直童千古童三波童玉等乘傳追及拘留○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忠清道觀察使李益常乃本曹判書皇甫仁友婿也凡下公牒相通時益常不暑但據首領官報牒施行本曹職掌軍務乃據首領官無印驗報牒施行實爲未便自今凡諸公牒相通時令觀察使依他例移文兩判書則避不署合參判以下署合移文從之○已卯判中樞院事趙未生上箋辭曰知足而止先括之格言告老而歸禮經之常法敢據舊典庸瀆高明伏念臣家世單寒天資魯鈍幸緣一藝起自諸生始事太宗濫獲非常之遇重逢繼照偏承不次之恩願惟踰分之榮固無可長之理自度淺拙姑俟汰歸聖度優容天慈惻隱特賜几杖念舊物而不忘又降批章渙新渥而殊眷恩深照煦感極涕洟臣當更勉衰遲欲圖報補今臣位崇一品期望已過於平生年踰七十旬歸休敢昧於古訓而况形與氣而俱瘁疾乘老而交侵骨脛丁零

已之奔走之力精神耗損仍衰听斷之聽既無功於勤勞徒坐尸於寵
祿素殮已甚清論謂何且臣去留非國輕重伏望察臣情懇矜臣朽衰
令臣得還田間以守分限則臣謹當烏皮鳩刻優游晚節之餘榮華祝
蒿呼頌禱千齡之睿筭不允○召平安道都節制使李澄玉兵曹判書
皇甫仁與都承旨成念祖右副承旨李承孫議措置北方防禦之策澄
玉又在北方仁亦以兩道都體察使皆祥知地理按圖措置○傳旨承
政院鑄字所模印書籍頒賜各品其受賜者不用心粧續以致損毀自
今公限以三月粧滿呈本院受宣賜之記永以為式○僉知中樞院事
高得宗上書曰臣本貫濟州因無站驛應乘傳者每於所至處隨即刷
馬以傳其來久矣歲丙辰獨念刷馬不均之弊一應鋪馬皆定以所耕
公五日為次民間牛馬輪立於官門無牛馬者亦為僕從之任皆曠日
在公廢農之弊莫此為甚令兵曹據前安撫使韓承舜之報行移本州
欲設站路實是羨法也但別置站驛與防護所驛子之任皆以補充軍
為定似有不可者三焉凡人安土重遷情所同也本州及鏡城慶源補
充軍各於所居處從願立防續典所載故男婚女嫁累代安業若令毀
其廬舍棄其田土強使之移聚定其苦役必致怨咨其不可者一也站

路之設周回本州只設六站兩站之間或六十餘里或七十餘里其間相距路遠且險馬之困斃必矣而州之田土沙石瘠薄非陸地驛田之比也只將位田所出甚少難以立馬其不可者二也本州腴田少所居之民難以爲生衆所知也一朝奪諸平民本業之田給之站驛使其民無所耕作因以失所其不可者三也站驛之設本爲救民也而復爲生弊至於此願令補充軍一依六典仍舊本役勿使遷移所居站驛除別排於他處皆合屬於諸防護所喂養馬匹僕從之任委之防護立番之人可也其軍人立番五日旣未得自家來往不離本所無事終日各於附近防護所傳傳遞送其不難矣其考察之任令防護所爲頭千戶主之又擇附近所居鄉吏一二人定爲都色色掌以掌其事而奪平民所耕之田只收位田之租每年趁時採備所產魚鱸等物販賣取息以立其馬又買牝馬隨宜孳息以資其用則雖不別立站驛而實有鋪馬之利矣視古刷馬之時非帝爲優而且無失所奪田之弊矣適今遣敬差官其便否利害與安撫使訪問施行下兵曹訪問便否州人亦如得宗意○庚辰御勤政殿受朝 上曰大抵立法非難行法爲難旣立其法則雖有不得已之故不可廢也昔高麗之八關會我朝之講武雖遇旱

乾凶歉之歲常行不廢今養老宴之法誠爲美典亦宜永爲遵行不可廢也○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內禁衛薦望只委本曹與都鎮撫則非惟擇之不廣恐生後日之弊且但取其才則僥倖者亦或有之矣乞以五品以下衣冠子弟並令取才其取才之法亦依舊例以其人格人等令曹與三軍都鎮撫更試之取其武才卓異衆所共知者若於敘用之際只以收才等第而遷轉則年高者不無沉滯之患動仕者亦且罕矣只以仕日多少而遷轉則必有更不鍊才之弊矣自今每當春節試步射一百八十步二次騎射三次步射六矢內取其中一矢者騎射十五矢內取其中七矢者雖不中步射中騎射者騎射雖不中步射中三矢者皆勿論矢數並考仕日多少遷轉步射雖不中而騎射中六矢者及中步射而騎射中四矢以上者並不遷轉不罷黜步射不中而騎射中五矢以下者及中步射而騎射三矢以下者並皆罷黜從之○辛巳以皇甫仁爲議政府左叅贊兼判兵曹事崔府吏曹判書韓確兵曹判書許誠藝文館大提學吾都里馬仇音波爲護軍○咸吉道都節制使移文兵曹曰童玉等回遼曰我等追及毛多吾於南羅耳毛多吾曰我輩非厭朝鮮而逃去也自允察逃叛後于秋哈等不數日擄掠我人畜且聞巨乙加

介子家里應可等將大舉而來盡行擄掠驚惑而來童玉等又謂毛多
吾曰汝等與我國家隔遠居住故畏其弓狄哈不安其居若居會寧旁
近則無此患矣毛多吾答曰若吾等未移徙之前則可今既離家遠
來勢難復還遂不聽○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今來指揮加里告于禮
曹曰前此居于東良北地面慮爲弓狄哈侵掠願移住會寧隨節制使
防禦其志可嘉卿其從願使居之曲加存恤以安其業○壬午命重修
驪興府神勒寺以驪興府院君閔霽畫像所在故也○馬仇音波詣闕謝
恩賜衣靴銀帶○禮曹啓謹稽古典唐詹事于志寧遭母喪起復舊職
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好鄭衛之音寵昵宦官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
遣刺客張思政紇于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憔悴在苫塊中竟
不忍殺宋政和未始議以起復者入公門不應變服遂以吉服朝然家居
猶喪服也則其在唐宋士大夫雖起復舊職在公服吉居家服喪明有
典故也本國士大夫則不然一家兄弟猶未免服其奪情起復者輒釋
衰經遂著吉服至若公門則非已擅便矣其處燕居猶可衰經而尚著
淡服有違古制自今士大夫起復者在公出入時穿着淺淡服不得已
隨班朝啓則朱紫外攢著吉服烏角帶若於朝廷使臣接待及赴京時

亦令朱紫外權著吉服金銀帶其賞賜衣服雖朱紫在京師時又令穿
著一應居家私自出入時則依唐宋故事並著衰服從之○甲申以秋夕
親享于文昭殿○咸吉道都節制使經歷李謙之辭引見曰昔我
祖宗之時東西兩界人民雖少皆安其業及予即位以後民物倍多並
不寧居予甚愧恥汝往懋我仍賜弓矢 祖宗之時備邊之事非不留
神焉然不專事於此故兩界之民得以息肩而邊警亦絕今勞民之舉
無歲無之民不得飽暖雖當夏月不得歸農全務備邊故隣寇不加於
古而吾民至困矣○乙酉議政府啓曰甲辰年以上還上除有願以本
色米穀償納人外並以布貨准時直徵納其乙巳年以後還上許令收
舊遺新以爲恆式違者毋得給解由已立法矣而今考滿見代守令不
問久近泛稱還上未畢徵納不給解由故六年勤勞于外者及至適任
未得受祿實爲未便去丙辰丁巳兩年由歉近年所無還上分給之數
十倍往年由此一時督徵爲難貧乏之徒所受還上量宜徵納曾已再
降教旨兩年分給還上過半徵還者姑令給祿自今於解由內往等及
見任時分給還上已徵未徵之數開具施行以給則攸司更加考驗若
往等還上未畢徵還者及雖畢徵往等還上如或見任時還上過半未

徵納者一依宣德十年受教治罪其臺省以曹決事官則乃以例無解由給其祿牌故或有一時同任牧使判官一人受祿一人未受祿大體未便受職上京後遷他官者若受前任解由則不問守令時解由有無并皆給祿亦爲未便自今並據還上徵納實數乃給祿牌從之○戶曹報政府曰將前日啓下陳言條畫磨勘謹錄于後一濟用監所納細紬乃以所耕徵之外方織造者巨細精粗不合國用皆於京中優價買納一匹之直繇布或至十五六匹或至十七八匹其弊不貲乞以所耕收布納于濟用監本監依麻布例貿易庶可便益右條來辛酉年爲始須將京中及各道蠶室所出之繭令仁壽仁順府內資內贍寺織造進獻一我朝作貢之法元自國初量費任土逐歲收科近因營繕之費不等方木廣板木正炭諸物每歲引納民不自辦令人代納倍數收價民生日窮書曰以萬民惟正之供願自今裁省土木冗費蠲除引納之法以遂民生右條不等方木廣板木則今既無引納矣若其正炭則供上及諸處所用不敷不得已臨時啓聞引納故難以蠲減一依六典守令酌量收價親監面給一外方所納貢物每年依貢案之數徵納陳陳相繼以致腐朽則賣於民間取之如錙銖用之如泥沙虛棄民力實爲未便願

自今每當七月令戶曹考驗各司留庫之數量其一年經費隨宜減省
右條依上言施行一四民之中惟農最苦以勸農一事言之其耕之也
或有早晚故其耘也亦有先後之次以此得穀多矣今也監司守令一
時督之爭相先畢守令罪其未耕者故民畏其法一時盡耕及其耘也
一時草盛力不能盡去此所以反有害而得穀少也且歲雖登而未穀
布野乃令備荒使拾草食無暇於秋收穀之布野者反為盜賊禽獸之
所食虛費其力虛費其穀非徒有害反有損也臣竊謂為農之道但當
順農民之心考其大體使得其所盡其力而已右條參詳續戶典勸農
條各官守令播種除草秋收等事以時考察毋令失時毋致損傷不能
考察者依律論罪又正統四年三月本府受教節該農事須令及期勸
課然其中刻迫催督使民不得措其手足至於不遑糞田作弊者或有
之令監司節候早晚民事緩急酌量施行上項立法申明舉行何如議
政府啓曰請依所啓從之○丙戌知大丘郡守宋處恭辭 上引見曰
勸農桑謹斂散賑窮之慎刑罰守令先務也刑罰之際斂散之時常懷
欽恤撙節之意毋嚴酷毋督徵以致失業且聞本邑今年凶歉救荒之
策汝徃懋哉○傳旨門外大小行幸時參贊皇甫仁常令扈從益重之

也○全羅道處置使馳報捕獲賊倭七級二人投水而死○丁亥受常
察○視事)戊子受常察○傳旨禮曹自今向闕賀禮迎命拜表冬至
正朝誕日朔日朝賀冊封會禮宴日本國王使送人引見及一應大禮
皆御勤政殿其餘朝參及客人引見皆御勤政門○左正言朴積善啓
守令入拜京官必滿周年乃令補外已立法矣知谷山郡事金玘自谷
山拜訓練判官纔經四五月授江陵教授官教授官雖非守令之例然
均是外寄有違立法本意 上曰予將思之○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
金宗瑞議者曰不願義理貪饕無厭者野人之性也邊將雖以一時撫
綏之計過厚待之而其階壑之欲亦不饜足也後至者若待之不如是
則便生釁隙遂爲後日之亂階何況以有限之物填無窮之欲豈不難
哉前日崔法好問之於野人米布鹽醬凡百求爲靡所不從及其寤任
代至者稍不如意便生怨隙是其驗也由此觀之固當酌其輕重不使
過厚亦毋令過薄毋生後日之弊最爲長策也今後諸種野人內或密
告聲息或服勞効力者及常時來往酋長及管下人等第其功之上下
考其族之強弱分爲等第其米布鹽醬一應支給之物悉皆差等定數
以爲常行之式則我無傾財費用之弊彼絕分外希望之志而後日成

豐生變之患庶可除矣議者之說似乎可也卿意以爲何如卿與監司磨勘以啓○己丑受常參○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徵奉書奉政院曰前者伏受內傳節該奏請還本之時尤不可用兵也如是則亦威禁約之事亦不可輕舉臣敬此於前日毛多吾移去時恐動餘衆不得已遣兵止之今聞吾沙介所老加茂等率十五餘戶欲逃去輜裝盡輸東良北允察舊農所欲於本月十五日內裝程令元良各護軍波乙大招來二人吾沙介獨來所老加茂不來吾沙介留數日勒令上送爲計所老加茂則本性橫戾忘其父母棄如弊徙其他可知不可徒以言語招諭不得已遣兵五十餘名先使族兄羅松哥森波與其吾郎介波乙大仇難等善諭率來如或抗拒不從今遣兵率來今若此徒縱而不禁餘黨相繼逃移漸不可遏不得已遣兵示威○傳旨咸吉道都觀察使都節制使新設四鎮係是彼人初面所有畜積不宜費用然養老之宴則所以尊尚齒德不可廢也矧四鎮密邇敵境野人之混處四鎮者頗多而彼俗尚且不敬其親者有之惟彼狄人性本悍戾雖在古昔聖王尚不能咸化而况寡德乎然大國舉盛典不可不使彼觀我尚齒之風固當招集近處接居年八十以上野人咸使赴宴可也其宴享之物如不豐潔

則非所以敬老之意而亦不愧於野人之聞見乎終當得播於中朝則
尤可愧也議諸大臣僉議曰若江外散處野人並行招到則來赴者必
多而將不能支矣只招江內野人可也工曹判書李叔時曰雖處江外
密邇居住者尚多不可只招江內居人以示不廣也不限江之內外招
集一日程內居人可也予惟我國之待野人不以江之內外爲別野人
之歸順我國亦不限江之內外今於養老宴區別待之似乎不可矣卿
將二說同議臨時加減隨宜善處若有遠居野人傳聞而來則不須拒
之亦許參宴且年老野人則並令坐於他老人之列其隨從子姪則非
爲子弟設宴坐於別處隨宜饋之只令飽食耳其中老病不能來赴者
則不須強致也養老宴品則並依已立定式務要豐潔○庚寅御勤政殿
受朝○傳旨司憲府放還前贊成李孟昉○召兵曹判書韓確參判辛
引孫同知中樞院事洪約仍命右副承旨李承孫議今秋講武之處約
曰伊川道路雖遠禽獸甚多宜幸伊川上曰伊川路遠今年講武不
過四五月矣約不學無術本以田獵見用故欲獵於遠地媚悅上心
○前中樞院使黃子厚卒字善養忠清道懷德縣人初以蔭補官累歷
中外至癸巳秋授刑曹左參議冬建言立號牌之法遷戶曹參議陞開

城留後司副留後乙未再遷恭安府尹請行銅錢之法丙申以罪貶于
懷德縣辛丑秋拜左軍摠制壬寅出爲忠清道都觀察使以罪又貶晉
州甲辰秋賜環判羅州牧事壬子秋陞資憲中樞院副使丁巳夏建言
設針灸專門之業秋陞中樞院使子厚曉醫藥常提調典醫戊申夏以
老病乞骸骨至是卒年七十八計聞輟朝一日致帛致賻謚惠懿愛民
好與惠溫柔賢善懿有子曰裕○辛卯受常參○壬辰受常參○癸巳
幸慕華館觀騎射擊毬能者賜環刀○上謂承政院曰朴好問離間君
臣臨敵托故不進之罪非不忠不孝之例然其罪甚大不可以功掩罪
又難以獨子免死予欲依律置之極刑以懲後來然好問曾樹功於婆
猪江又久鎮北邊且以獨子免死者古或有之予欲貸死杖流於閩延
然刑不上大夫古之法也將贖其罪而流乎不杖大臣雖古有其法然
金萬樹李之實權希達嘗以大臣皆不免杖仍命左承旨趙瑞康往議
政府擬議以聞議政府議曰刑不上大夫雖古之法然好問既免死持
蒙 聖恩得保首領足矣杖流遠地可也○甲午受常察視事○乙未
御勤政殿受朝○左正言朴積善啓前年因旱春秋講武悉皆停罷今
年先旱後水禾稼不稔又發黃海道丁夫築平安道行城民間騷擾請

停講武

上曰予已知之矣○叔朴好問一百配閭延○慶源判官宋

石同辭

上引見曰往就乃邑務施恩威恩以撫之威以治之使野人

畏威懷德毋輕舉妄動須務持重前日辛晉保之事亦可鑑矣昵侍輦
數雖入臣之所欲守邊禦侮亦予之所望石同啓曰臣出身武舉且未
更事恐不堪任 上曰九事常加戒慎恐不能為則必無敗事今聞汝

言予甚喜焉○丙申受常參○前副司正奇復觀啓富平縣富強鄉東

家是温井舊址也 上賜復觀衣一領竟無得焉先是 上求温井其

切有人啓富平縣是古温井之處命掘鑿試之真其必得或曰官廨是

其處也或曰富強吏家也官舍民家以至田園無不掘鑿其吏民囚繫

拷掠並被其毒至是復觀濫受賞賜自是無賴之徒希望賞賜競來告

之終無其實○傳旨禮曹温井切於治病爲民訪問已有年矣富平吏

民等不體予至意厭其本邑煩擾之弊相爲隱匿累年不告頗癡莫甚

故更以今年十二月晦日爲限許令自告窮極推鞠如前不告則一依

己曾傳教姑以本邑三址首吏定爲京畿殘亡驛吏品官及居民若於

其家基田土有温井證佐明白隱諱不告者令徙諸他鄉其終雖不實

乃以他人隱諱之事爲公來告其心可賞如有來告者則令富平官隨

其言之輕重酌量論賞○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宗薄寺移牒云元尹貴生今遭收養庶母喪其服曾無定制令禮曹考古制祥定何如啓下本曹本曹參考儀禮通解續齊衰章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生養之終其身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註曰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疏曰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知非天子諸侯之妾與妾子者按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緜緣旣葬除之父歿乃大功明天子庶子亦然何有乎爲母子爲之三年乎又子游問喪慈母如母禮歟註曰子游意以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備服之有註曰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又古之禮慈母無服註曰據國君也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疏曰國君之庶慈於禮不服者以喪服公子爲其母練冠緜緣故云於禮不服親母尚且不服庶母不服可知若父卒得爲已母大功則宗室庶子爲收養庶母無服矣然三歲前收養即同已子六典所載已行之法今元尹貴生爲收養庶母服喪依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旣葬除之君卒爲其母大功例

除用月數喪服只行心喪九月從之○義禁府啓前縣監申綱女干阿
之奸婢夫船軍安龜山請依律並斬從之○丁酉受常參視事○戊戌
受常參○刑曹判書鄭麟趾啓曰竊盜斷筋者所以懲惡也今斷筋之
人瘡甫痊愈則行步如舊復逞盜竊是以盜賊日興請自今三犯竊盜
勿論赦前後並依律施行且斷膝筋則盜賊不復肆矣 上曰將議諸
政府○上聞獄囚死曰無乃刑罰不中保放不時以至於死乎予今深
用惻然○禮曹判書閔義生右司諫李邊等啓請遣講隸生於遼東又
請師儒于中朝 上曰講隸生等亦有請入學令承文院撰請遣生徒
奏本就付節日使可也○左正言朴積善啓朴好問罪重罰輕請依律
科罪 上曰好問不忠之罪前所未聞然婆猪之功亦不可不錄且好
問獨子也其罪雖非存留養親之例予不忍殺之積善啓曰好問之罪
可斬者三考諸律文則非存留養親之罪不可以獨子而未減也 上
曰汝言正合予初心然反覆思之終不忍殺之也○己亥受常參○司
諫院上疏曰賞罰國之大柄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
然則一賞一罰不可不慎也朴好問以射御小藝特蒙 上恩位至宰相
國當盡忠補君忘身循國也今一受邊寄以禦野人願無尺寸之効反

生自安之計妄稱疾病弄冒天聰遂辭其職姦詐不忠莫大於此又
當殿下垂問宗瑞之事對不以實而反以極譽之言彰通宗瑞暗邀
其喜其離間君將誑媚於人陰譎詭詐又莫甚焉又以宮禁所無之
言揚說於外情亦潛矣犯此三惡律皆斬聖上以好問獨子而且
有婆猪江之功特從末減臣等竊惟詐僞不忠者固非原免存留養親
之例况好問有子成丁不可謂獨子也雖有婆猪之功是亦入臣之職
分也當其時迨受賞職亦云足矣安得以刑日之小功得償今日之大
罪乎昔漢高定天下之時韓彭有戰勝攻克之功而終見菹醢自古君
臣之間苟有一毫不忠之端則功不掩罪彰彰明矣為人臣子而不忠
不孝者神明所不佑天地所不容也好問棄其忠義自處以姦是自絕
於君上自不容於天地者也殿下保全首領將何用焉釋此不誅而
後有邊將不盡忠戮力詐疾謀免者將何以處之哉邊境之備國家之
大事不可不嚴立威法以示後來也伏望殿下將好問依律斷罪以
快臣等之望不允○議政府據戶曹呈啓去丁巳年貢法詳定時未盡
條件謹錄于後慶尚全羅道上等官上中田一結二十斗下田十七斗
中等官上中田一結十九斗下田一結十六斗下等官上中田一結十

八斗下田一結十五斗忠清京畿黃海道上等官上中田一結十八斗
下田一結十斗中等官上中田一結十七斗下田一結十四斗下等官
上中田一結十六斗下田一結十三斗江原咸吉平安道上等官上中
田一結十七斗下田一結十四斗中等官上中田一結十六斗下田一
結十三斗下等官上中田一結十五斗下田一結十二斗一今祥量田
尺數上中田地品不相遠尺數亦不頗異故上中田收祖同科其來已
久下田舊以尺數之多而收祖同科然墾墾薄陳損常多今以上中田爲
同科以下田差減何如一陳田守令受狀覈實以時起收之一如有災
傷衆所共知處則令監司具由啓聞遣使覈實隨其損傷分數量減收
稅其餘條件一依前受教施行從之○前左贊成李孟昉卒孟昉字士
原穡之孫也年十三中進士試十五擢第例補成均直學累官至司宰
少監遷內書舍人出知丹陽郡事考滿拜藝文館直提學未幾除司憲
執義以言事貶原州及賜環知永川郡事歲辛卯召拜知承文院事尋
陞判承文院事癸巳冬遷成均大司成上書乞免遂除左司諫乙未冬
陞禮曹參議累遷至敬承府尹戊戌出爲忠清道觀察使還拜漢城府
尹壬寅遷禮曹參判明年拜工曹判書尋遷禮曹判書累歷吏兵曹判

書未幾拜議政府然贊兼司憲府大司憲戊申復拜吏曹判書庚戌又
拜議政府然贊乙卯復拜吏曹判書丙辰秋遷知中樞院事兼判吏曹
事冬陞議政府右贊成仍兼判吏曹事己未陞左贊成至是自貶所赴
京行至開城府卒年七十時人憐孟昉受制於婦人老不安死也計闈
輟朝二日致吊致賻諡文惠學勤好問文柔質慈民惠以禮葬之王
世子亦致吊致賻孟昉性稟溫良早承家業爲詩文典雅無子○九月
庚子朔御勤政殿受朝○辛丑受常參視事○司憲府啓賊虜窺覘茂
山堡萬戶金允富不遣兵分守要害但以兵十五授百戶鄭如守護農
民自率軍馬退處本營以致虜掠人畜兼會寧判官池淨賊突入茂山
堡殺掠人畜不能及期救援慶源同僉節制使金厚都護府使朴以寧
當草賊突入侵掠之時不分兵應變但以軍卒八人乃於賊路遙隔處
分遣候望人畜并爲賊殺掠寧北鎮同僉節制使裴惠僉節制使李仁
和不分兵把截要害又不遠片候以應賊變境內人畜乃爲賊所虜請
并依主將不固守之律決杖一百邊遠充軍經歷李師曾賊虜累入侵
殺虜人畜一不救援請依不操鍊軍士律決杖八十會寧節制使洪師
錫都節制使金宗瑞防禦之策不預先措置以致賊虜恣行殺虜非徒

隄備不嚴抑亦考察陵夷有乖委任之意請皆按律治罪命杖九百一
百配戍本道厚淨以寧憲只贖杖八十師曾贖答五十仁和以功臣之
子特宥之師錫宗瑞皆赦不罪其餘鎮撫軍校抵罪有差○壬寅遣禮
曹叅判尹炯如京師賀 聖節 上率群臣拜表如儀○慶尚道居民
千餘人擊登聞鼓陳貢法不便欲復踏驗損實之法不允○初平安咸
吉道都體察使皇甫仁上言曰咸吉道公邊四邑平安道公邊義州外
六邑其收稅數少故允其供費咸吉道四邑則專仰兩道漕運之需
平安道六邑則悉賴兩道陸輸之米今兩道邊將守令所帶口傳軍
士及調習馬之數頗多一邑節制使判官帶去軍士調習馬一月供費
幾一百餘石如此而欲儲軍需難矣以此觀之咸吉道漕轉之日無窮
而閒有遇變致傷之患平安道陸輸之期亦為無窮而未免人馬俱困
之弊且一軍官僕從皆出於軍卒由是赴防軍額亦減矣前此卒都節
制使河敬復啓請公邊守令之軍官與調習馬並皆減除未以亦復其
舊敬復熟於軍旅審知北方防禦豈不知軍官及調習馬利害便否哉
伏望前項兩道邊將守令等軍士調習馬之數備細磨勘定數毋令更
改以除巨弊下兵曹與議政府同議以啓僉議故平安咸吉兩道近因防

禦最緊都節制使與各鎮大小邊將臨時啓聞帶行軍官調習馬之數
猥濫今承下旨參詳軍官之數若依兵典騰錄則今當防禦緊急之時
厥數似爲少矣臣等謂兩道都節制使軍官各不過十五人調習馬亦
各不過一十匹除本營寧邊鏡城調習馬其都鎮撫軍官各不過二人
並除調習馬閭延節制使軍官毋過一十人判官軍官亦毋過二人調
習馬則三匹江界節制使軍官定爲七人判官軍官二人調習馬則三
匹慈城理山朔川碧潼等各官軍官各定爲五人昌城節制使軍官定
爲一十人義州節制使軍官依騰錄之數七人並除調習馬慶源會寧
節制使軍官各一十人兼判官軍官各三人調習馬並五匹鍾城僉節
制使軍官則七人兼判官軍官三人並除調習馬慶興甲山兩官軍官各
五人並除調習馬其軍官依已曾受教擇衆所共知武才卓異者赴防
從之○癸卯受常參視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前此因事奏請時不
進禮物誠爲未便且冊封 太皇太后皇太后及中宮乃朝廷盛禮也
於 皇帝前不進方物似乖於禮亦爲未便自今如有冊封事則乃於
帝所并進禮物凡諸奏請事亦獻禮物永以爲式若非特遣使奏請大
事則勿進禮物從之○甲辰御勤政殿受朝吾都里指揮吾沙介隨班

上引見吾沙介曰予嘗撫恤冗寮童倉等甚厚今忘國厚恩舉群逃竄
汝獨不從奸計輪誠遠來丁甚嘉之吾沙介啓曰童倉等非背國家也
曾與具州丐知介構隙故恐被來侵不獲已而逃去耳 上曰居於大
國境內彼小寇何足畏哉吾沙介啓曰童倉等曾作罪過却恐國家
致詰以此逃去我等深蒙國家撫恤之恩仍舊居住今乃來朝 上曰
汝之好意予已具悉○乙巳御勤政殿設養老宴領敦寧府事仍令致
仕權弘鴻臚寺卿任添年等四人入殿內前判承文院事成溥等十人
坐階上前司正金萬等六十九人坐庭中宴將罷弘獻詩一首并短引
曰昔有西伯善養老人而天下宗周其所以基八百年之鼎享期頤
之壽者實本於此恭惟我主上殿下天縱之聖日新之學體周家仁厚之
德賜老人宴會之榮養老之禮視古尤隆 聖壽之永國祚之長當與
天地而並久矣奚啻周家八百載而已哉臣弘乃以桑榆之晚景以沐
雨露之殊私優游大平以樂餘生誠千載難逢之大幸也况今欣瞻咫尺
天之天獲霑湛露之恩感祝之誠粉糜難忘謹拾四韻詩一篇奉獻香
案之前詩曰風雲慶會應河清千載東韓遇聖明德配乾坤敦子育恩
同山岳重耆英秋容澹澹黃封酒菊艷輝煌白髮莖鳳管鯤絃仙樂動

聲聲皆是賀昇平 上覽訖謂曰予已知美意弘免冠扣頭至再三
 上命就坐仍謂曰容儀潤澤氣力不衰予甚喜焉弘又扣頭 上命都
 承旨成念祖曰酌數既少宜令遍行勸酒庭下老人或有起瘳者任添
 年啓曰臣貌醜不宜近於天顏然臣年齒已暮恐不復聞天語故強
 起而來仍泣下 上曰何為不復見乎勿出此言○兩宮移御于東宮
 以將營交泰殿也○丙午賜祭于卒中樞院使黃子厚其文曰惟卿稟
 性溫良操行忠直名登仕版遍揚華秩五宰州郡民願借一出典方面
 人懷棠蔭留後松都頗有聲績精明藥理醫民醫國迺陞樞府予嘉
 日篤頃緣老疾乃乞骸骨勉從卿意擬享遐福天何不憇奄歸窀穸
 聞計以還不勝傷盡輟朝易名庸加吊恤仍命禮官俾陳菲薄魂其有
 知歆此一酌○戊申通禮門判官許扉遷他官未得受祿投牒承政院承
 政院以啓 上曰此人因遷官未受祿則固當賜之然朝士親自啓達欲
 受祿俸於士風何如自今大小朝士四五朔頒祿限內或遷他官或因
 身病服制未受祿者毋得親許令承政院臨時啓達給之○己酉禮曹
 參議金中坤辭職曰臣退居田莊若將終身去四月徵拜左司諫固當
 誓心圖報萬一然臣年七十有五致仕之數已滿故前日乞辭職命還其

狀仍令就職俄而除拜本職數月之間榮寵沓臻實踰涯分措身無地隕首圖報此臣之至願也乞退居間非臣之本心也然臣氣力日益衰憊朝夕不堪供職不可曠官尸祿再瀆天聰不勝驚恐乞放田里俾終餘年下吏曹○賜知敦寧府事元昌命同知中樞院事李思儉僉知中樞院事朴堧判軍資監事李良直判濟用監事權循上護軍安從廉判禮賓寺事李禧各馬一匹以祈禱待雨也○庚戌御勤政殿受朝○日本國大內殿所遣一照等辭賜衣服仍饋酒食○禮曹復書多多良持世曰書來得審康勝爲慰所獻禮物謹啓收納今將土宜某物及所論大藏經一部就付回价惟照領又致書曰今年春暮本國通信使回還時船軍金淵到於貴境逃匿不還窮披發還爲幸○以李宣爲漢城府尹高得宗禮曹叅議韓碩盧壽泉並僉知中樞院事李禮孫爲司憲持平○傳旨禮曹前此各衙門一應文書宗親不分親疎並稱懿親未便自今期功親則稱期功親總麻袒免親則稱總麻袒免親五服等數分揀施行○賜祭于卒惠寧君祉其文曰惟靈端雅資相澄澈宵襟親爲同氣友愛彌深敷奏天執帝降俞音予心是嘉眷注益篤請享壽考永膺遐福何期壯年奄向窀穸悲切行葦感深常楸贈既加吊

恤如制爰命禮官侔陳洞酌英魂不昧庶幾來格○辛亥中宮御思政
殿設養老宴鎮安大君芳兩妻三韓國大夫人池氏領敦寧致仕權弘
妻貞惠翁主李氏等十八人赴殿內典書揚添植妻崔氏等十九人坐
廊廡司直李成妻趙氏等一百九十四人分坐左右長廡池氏獻玉盞
金盃酒酣老嫗亦有起舞者○左正言朴積善啓今聞僧徒馱載大藏
經輸于興天寺士女願結因果抱携孩兒令執馬轡奔走奉迎填溢街
巷臣等反復思之暫不利於國家也願將此經置之于外 上曰興天
乃 祖宗所創往年頗有兩漏慶予仰念 祖宗之意即令修創今已
告訖則藏經於此何害於義積善更啓曰臣等之意以謂此乃僧徒之
所爲非 殿下之所及知也今聞 上教乃知 殿下之所命也須將此
經投之於外以快臣等之望 上曰此寺 祖宗所創予不忍傾圮乃
令修創藏之此經街路之人尊崇敬戴豈非美意乎○壬子司諫院上
疏曰佛本西方夷狄之人而妄起因緣罪福之說誑誘愚民遂入中國
天下靡然雖明智之人亦皆信惑此朱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誠聖
道之蠹賊有國家者所當斥逐而不容也漢唐以來其教或盛或衰至
于今未泯誠可痛心也恭惟我盛朝 聖聖相承大革其弊毀寺汰僧

僧徒未得擅入於京城可謂一盛際也前日 聖上以舍利閣 太祖
所創不忍視其傾頽命令修葺今又使僧徒新印大藏經輸于興天寺
其所過道路都人士女爭趨奉迎猶恐不及豈知 聖上念 祖宗而
爲之必謂 聖上崇信釋教也尊卑大小莫不興起而弊將難救矣
臣等竊惟自漢明帝至于宋元能辨真偽之君幾許也惟我 聖上以
天縱之資精一之學博觀經史灼知釋教之誕妄誠漢唐以來所無之
聖上也其於罷黜異端扶植聖道臣等深有望於 聖上也興天國都
之中而今若如此則是將驅一國之人而納於異端矣其於闡邪說尊
聖道之義何如 臣等竊恐有虧於治體有累於青史也伏望 殿下命
攸司還出是經于外嚴國家立法之義以杜國人趨向之心國家幸甚
不允○咸吉道觀察使馳報兵曹曰司直童玉副司直馬興貴千戶姜
叔吾郎介金波乙大指揮羅松介等欲拘留所老加茂等領兵五十餘
人到虛水羅洞所老加茂竄匿山谷奪其鎧冑弓矢馬興貴羅松介等
領三十人渡江趣童亡乃家亡乃等十餘人以標頭射羅松介或以杖
擊之又射正軍金元仲元仲得不死射其馬斃之金光衍之馬又中箭
亦不死興貴羅松介等追擊之奪賊馬一匹賊魁亡乃阿下大因豆等

並皆逃竄捕其家婦女一人羅松介等追迹所老加茂見之所老加茂
謂曰恐爲汝輩所殺遂走馬避之羅松介等追及丁寧閉諭加茂云保
無他變加茂乃來與羅松介等同坐因謂曰前日兄妻之逃匿皆吾教
誘之致然也且父於虛里實非吾父與鬼神無異既殺二子今又欲畢
殺乃至於此吾欲與汝等同謁節制使然節制使以我爲尋覓家產軍
器而來用此爲疑慮未敢耳汝等姑小留以俟吾當與俱往矣又云若
授我搃制則吾依舊留居不然吾乃逃去耳臣當更調我軍兵招來所老
加茂使與其父完聚以慰安其心矣其吾都里因豆阿下大等射殺戰
馬其惡莫甚阿下大則已捕繫會寧府因豆則逃匿不出其所獲婦女
一人并繫會寧府獄徵馬後放還爲便若欲論阿下大之罪則恐留
居吾都里更生疑懼若釋之則後無懲戒處置爲難須啓聞移文○癸丑
親傳望祭香祝○左正言朴積善啓前日藏經載入之時傾都趨風以爲
聖上崇信佛教印成大藏小民敢不傾心奉戴乎請出置城外上
曰前言已盡予復何言積善謂左承旨趙瑞康曰此事非獨某等之
切齒近臣亦宜同心圖之積善再三啓之皆不報○甲寅始築平安道
間延趙明干口子長城長五萬六千七百五十五尺役本道丁夫七千

四百四十人黃海道二千八百六十人又始築碧潼碧團口子石堡及
長城石堡周回六千二百九十七尺五寸長城長三萬六千十四尺役
本道丁夫七千三百十人黃海道一千二百九十六人○乙卯仁順
府尹金墩卒墩安東府人精於經學以爲近侍數奏詳明及卒 上哀
悼賻贈有加子季老○丙辰 上違豫議政府六曹問起居○集賢殿
副修撰河緯地上疏曰臣聞賈山有言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
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入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導
而求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益
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入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蓋人臣
之敢言非入臣之利乃國之福也故賈山之言懇到如此豈非萬世人
主之所當留念者哉然臣觀自古人君孰不樂好諫之美名而或不能
免於一朝之怒以至貽譏於後世者有之是豈其本心哉蓋言之數則
聽之厭辭之苦則入之難常情也以爲異乎已則不悅也逆乎耳則不
悅也觸其忌則不悅也心不悅而強爭之自非弘廣大以天下爲度
隱惡揚善之至不能無介於心不平之證小根於中而惡聞之病遽見
於外此古今人主之通患也以漢祖之寬弘大度而相國蕭何爲民諱

花暴繫廷尉光武之慈祥愷悌而給事中桓譚極言讖之非雖罪至不測濱死得解唐太宗每對群臣求言如渴而殺此田舍翁之言不免自出於口書之簡策口實千載至今為盛德之累豈不深可惜哉善乎唐陸贄之諫德宗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狂誣恃我之能怒諫者漏洩彰我之能容有一于斯皆為盛德諫者有失中而在君無不美人主而知此則不患臣下之多言猶恐無狂言謗議以見其美於天下也以此而言之諫者之失言何負於盛德哉臣竊有感焉宰臣高若海素以忠直聞於中外 陛下固已褒嘉而特用之置之大臣之位士論之所常稱嘆而慕其為人者也近者以言事失錯謫居于家物議頗多不快臣竊或為臣妄意若海雖不能無罪然大臣因言事而廢斥恐深 為盛德之累伏惟更加 聖思無貽後悔夫若海所爭之事固為不緊而其所以為說者未免訛謬不願言之是非而徒欲期於得請批鱗抗顏煩數不已是固不能無罪宜若失禮之大者然其心則抑深有可取者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記亦曰事君有犯而無隱然則犯固臣子之職分也身居大臣之位心以為不可而不以力言之是隱也言之不盡而面從之退有後語是欺也隱而欺君其罪亦

大若六期之便否臣未知其何如然若海之心蓋常深以為不可故不
得不力言之耳疑之而必言言之而必慙不欺不隱犯之而已可謂有
古之遺直矣雖其入得不無偏滯原其設心誠可嘉尚臣嘗妄謂若海
之忠本心之忠也若海之罪失言之罪也本心之忠雖不能贖其失言
之罪然失言之罪亦豈足以掩其本心之忠哉恐未可以一時之事而
輕棄之也且若海之為人以懇諫自任國家朝廷之上不可無此等氣
像人也雖使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其蹇蹇高風亦足以振竦朝著而
使巖穴之士知朝廷貴直言極諫之士而欣欣皆有來告之心其於民
風士習不無所闢而況若海大臣也為 殿下之所重信以矣今若以
此罪而擯不復召則彼平日相稱慕之徒必且矍然相謂曰進諫之道
不亦難哉以若海之所素親信自謂千載一遇言聽計行知無不言而
卒被失言之譴以至終不見收况其他乎狂慙之習誠不可効也言之
而得無益於身言之而失罪辜隨之何苦而敢為逆耳之言激萬一於
不測之威自取禍敗也哉保身之計益密而責難之言憚出於口智巧
舍默之士得以自售其策而山林朴野之論無自而進矣其勢豈不漸
可畏哉臣竊為 殿下重之伏惟更加 聖思不允命饋緯地酒食○

議政府據兵曹呈啓阿下大任居近境豈不知都節制使所遣官軍耶
今見羅松介與其儻十餘人或射之或擊之又射傷金光衍之馬甚爲
不道然野人與禽獸無異且今當浮動之後若將野人所犯一依律文
施行實爲未便請曲盡曉諭放還撫綏遺種其曾奪之馬仍給金光
衍若與光衍被殺之馬價不相當則更追徵充償從之○丁巳刑曹啓
開城府囚私奴今音同三犯竊盜京畿陰竹囚良女同伊蹴殺龍伊請
皆依律處絞黃海道江陰囚羅貴奉與奸婦謀殺本夫金羅道靈光囚
私奴上左歐殺良人金觀音請皆依律處斬皆從之○戊午賜祭于卒
都摠制申孝昌其文曰惟鄉稟性矜嚴行己端方爰自妙齡獲紆駕行
遂登樞府爲世之良予嘉世族特結姻好庶幾康寧永享壽考如何微
疾奄爾不淑聞計以還良用慟惜茲遣禮官俾奠菲薄靈其不昧歆此
一爵○庚申奏聞使通事唐夢賢從人副丞崔致兩等先來復命各賜
衣一襲○辛酉親行獻陵別祭○癸亥傳旨咸吉平安道觀察使都
節制使及咸吉道各官守今日朝廷進獻松鶻捕捉事去丙午年傳教行
移臣民等不體予意或懷姦詐或不用心所捕獲松鶻罕少 皇帝知其
事由委差內使率領採捕軍人所捕頗多予甚恥焉且本國受弊不可

勝言今上皇帝曾不差人捕捉只令本國採捕進獻誠本國之幸也如或以前不捉前日之弊必復作矣其體予至懷盡心布置多方捕捉欲要受賞捕雜松鶻者則綿布十五匹體大松鶻則二十匹自願受職人自身則土官正八品正從九品則從七品八品以上加三資玉松鶻勿論大小三十匹自願受職人自身則土官從七品正從九品則正七品八品以上加四資官家定體人捕雜松鶻者二十匹體大松鶻十五匹自願受職人自身則土官從八品正從九品則正八品八品以上加二資玉松鶻勿論大小二十匹自願受職人自身則土正官八品正從九品則從七品八品以上加三資以為褒賞亦以此意內傳于黃海江原兩道○全羅道觀察使馳報康津縣民家雌雞化為雄○左正言朴積善啓今相避之法嚴矣司宰判事任孝信吏曹正郎任孝仁親兄也軍器錄事宋衣左副承旨閔伸表弟也此二人皆以相避遷他官於立法之意誠為未便請皆改正上曰此事予皆知之積善更啓曰臣豈以鞅殿下不知而來啓哉相避之法已嚴安可輕改若不改正則未流之弊不可不慮上曰法以變通為貴不可執一○刑曹啓全羅道珠山囚私奴長命全州囚私奴金元生濟州囚私奴光龍平安道定州囚

官奴徐彥並三犯竊盜忠清道礪山囚戶長文繼慶尚道蔚山囚良女
方兀歐殺人請並依律處絞皆從之○甲子奏聞事從事官李興德先
來復命賜衣一襲○賜祭于卒中樞院事曹備衡其文曰大樹風姿孫
吳將略掉鞅武闈名譽籍籍遇知昭考累典方面逮予寡躬益深寵
眷南陲北徼實難其人授鄉節鉞關塞無塵卿之一身為國長城或出
或入所係非輕不幸嬰疾投閑有年庶進藥餌以得平痊天何不憫而
奪之速追惟茂績不勝傷盡靈爽尚存歆此一爵○戊辰以鄭淵為仁
順府尹元自直司諫院右獻納○己巳奏聞使崔致雲回自京師上
幸慕華館迎勅其勅曰得奏允察誘姪童倉挈家逃往建州李滿住處
居住慮其同謀生釁侵擾本國等情具實朕已遣勅諭允察等仍還鏡
城居住守父境土本分生理如其回還王宜解釋舊怨寬以撫之仍飭
守邊軍民毋使侵擾朕竊慮允察有懷疑懼不肯回還已勅李滿住嚴
加戒飭各安本分不許纖毫有犯隣境若其不順天道不遵朝命自造
釁端天災人禍必不自免王為國東藩恭事朝廷以禮義誠信相與用
圖永寧尚體至懷故諭上御思政殿引見致雲問奏准事由勞慰繼
繼賜鞍具馬一匹又賜從事官金何馬一匹○咸吉道都節制使奉書

于承政院曰唐人孫良逃至鍾城曰吾與遼東張天使一家同居退計十年間爲楊木荅兀所擄轉鬻於訓春住居吾郎介豆尚介家爲奴使喚今逃來到此未幾豆尚介追蹤而來謂曰吾買唐人孫良使喚于家一日乘我出去殺吾妻而逃來請還見付因哭泣懇請乃還遂繫孫良于鏡城獄良云若執還吾于豆尚介吾必見殺矣引佩刀欲自刎獄卒止之良因自刺其胸腹又刺獄卒良不死獄卒即斃良旣殺家長之妻又殺本國之人請依律贖良於豆尚介及野人共見之處下兵曹○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曰今九月三十日吏曹參判崔致雲回自京飾欵捧勅諭節該得奏允察誘姪童倉挈家逃往建州李滿住處住居慮其同謀生釁侵擾本國等情具悉朕已遣勅諭允察等仍還鏡城居住守父境土本分生理如其回還王宜解釋舊怨寬以撫之仍勅守邊軍民毋使侵擾欵此崔致雲又啓云遼東鎮守王狗兒亦時哥曹義等官亦捧勅諭於李滿任允察等處各差入賚勅往諭卿其知悉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九十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九十一

冬十月庚午朔講武于平康等處徵聚忠清道及慶尚全羅上道軍士
軍卒之數視古為多京畿監司安崇善經歷李孝之迎于興仁門外駕
至綠楊坪楊州府使李重迎謂次于楓川○兵曹啓孫良自稱遼東人
然未知真偽雖實遼東之人既為楊木荅元所虜轉賣豆尚介乃豆尚
介之奴也殺主之妻既犯大惡又逃奔本國不勝憤恨欲自裁又刺殺
獄卒罪惡已極固當依律凌遲處死然此乃無知之人依法治罪未便
請豆尚介及訓春等處諸種野人無遺徵召聚於境上書孫良罪名曉
諭諸種斬之梟首廣示以戒後人從之○辛未獵于孔伊坪晝停于漣
川釜淵獵于佛見只山次于松折院○壬申車駕至鐵原獵于黑山仍
次黑山○癸酉駕至鐵原釜岐伊山獵焉書停于摧花次于馬山○賜
祭于李左贊成李孟昉其文曰惟卿風姿溫雅性稟端慤家傳儒素世
濟其業早捷巍科英聲炳蔚薇垣荷橐多所啓沃芹宮敷教是有矜式
提綱烏府時歆霜節觀風西道人懷棠友 昭考乃嘉恩顧日渥肆予
器重眷注益篤典禮春官克新制作屢掌銓選藻鑑洞徹擢置巖廊倚
為輔弼頃當謫遣思欲前席賜環未幾卷衣已復追惟舊德予心是測

爰遣禮官但陳菲薄靈其不昧庶幾歆格○咸吉道都觀察使都節制使奉書于承政院曰今兵曹移牒增本道甲士三百十九人與舊甲士二百八十一人共六百人分爲六番無事則番休有事則合番以爲恒式令本道試藝使之隨即赴防上等入內到滿五百者中等入內到滿七百者乃於六百之數漸次充差故臣等試其本道之人會寧鍾城慶源慶興正軍內上等入格者一百七十九人中等入格者一百四十七人四鎮入格人則常時防禦其到最多上中等總三百餘人一時充差則富居以南各官取才入格者必不及差如是則殊無增置之意若論此弊四鎮之卒全不除授則四鎮軍卒長在邊方朝夕防禦其苦最多又不得京職將爲終身缺望請會寧慶源各給甲士十迺兒鍾城七迺兒慶興五迺兒定爲恒數乃以取才入格者輪次充差其就閑之時亦是防禦待其再受職之日并計就閑之時之到以次陞授則南道甲士赴防之數增多四鎮軍卒受職之路亦通邊民無怨防禦有益矣下兵曹○甲戌獵于盆前坪次于平康縣積山○乙亥駕至獐望坪獵于蘆洞晝停于走叱悖坪還次于積山○丙子晝停于栽松坪獵于多也蓋坪○丁丑晝停于鐵原廣巖獵于南山次于崛洞○傳旨咸吉道都觀

察使都節制使曰今來事目節該捕得前日盜金呂之之馬女真八人
乃小巨節弓狄峇家好隣近居住者也其魁首三人繫慶源府獄其餘五
人悉皆放還責尋前後虜掠頭畜使之言於家好曰前後虜去頭畜盡數
遣還仍奪八人所騎馬得此具悉事意但前日盜馬時射殺人口之事何不
責問於家好歟似爲未盡且此八人等年前作黨來侵射殺人口虜去
馬畜已爲多罪今又入侵於金貴奉灘等處搶奪守禦人馬匹則其罪
惡尤甚大矣開諭復讎之意雖殺之可也若從優不殺則久繫於獄
反復詰責其搶去人馬之價依數徵之亦可矣前項事件儻非此人等
所爲則雖累月繫獄而歸罪論罰似乎難矣且於其終放遣亦無據矣如
此事意卿等知悉審度施行又若此人雖不與於上項事件去丙辰年慶
源入侵時一同作賊非無也雖於其時不同作賊必是入侵賊虜同類
人也固當拘囚困苦反復詰責前後虜去馬匹盡數推徵可也此人等
盡情推刷並令還送則當教曰汝等之罪雖置極刑死有餘辜然無知
野人所犯大國不可一依法律施行置而勿論如此開說還送可也如或
數少出送又或專不出送則更將本人等移囚深郡責之曰搶去馬匹射
殺人價依數徵還後放汝等如此多般詰問徐觀其勢亦可也彼若出來

請放被囚人等當答曰前日愁者介無應伊介等雖有大罪歸順而來故大國取其慕義之誠姑從輕典不論其罪並令放還今此人等異於是矣謀欲作賊潛隱出來遣兵捕獲何以輕赦乎若汝等前後虜去馬匹及射殺人價依數徵還則幸有放還之理如此答說又可也予之計料止於如此耳其未盡事理卿等更加商確曲盡善處○專旨咸吉道都節制使今來事目節該去九月十二日發兵重巾時應巾南京等處因畋獵耀兵二十日還營得此卿率領軍馬深入敵境耀兵揚威使遠近野人聞見懾服全師而還又逃去吾都里四十餘人應機拿來予已知之然大臣及兵曹俱啓曰當初內傳之意試欲講論可否耳不啓便否遽興師旅直入彼境界累日橫行夫興兵國之大事如此擅便施行雖有大功不可掩過固當論其罪責以防後日邊將邀功之弊請之不已予意亦以謂不先稟旨擅調軍馬便入賊境不無倒錯之責然此舉也試欲行之講論已久卿亦曾聞事機而發又無損害故置而勿論卿其知悉又以此意傳旨都觀察使其略曰使都節制使擅入賊境甚爲不當姑置勿論卿其知悉○戊寅次于每場院○己卯還宮○私收金剛與人爭奴婢蹴其孕婦不數日而死金剛繫獄踰年幼女二人訴寃

于道左曰吾夫以非罪繫獄今年吾母又死吾等子子無依命保放金剛
○庚辰御勤政殿受朝○刑曹啓忠清道清風郡囚李生歐殺其妻京
畿揚州囚都致歐殺人典獄囚朴拓朴孝生金惠夫並三犯竊盜請皆
依律處絞從之○辛巳受常祭○傳旨禮曹自今大小臣僚若有避嫌
之事具辭啓達然後乃避嫌其以不當避嫌之事啓達者隨即下攸司
治罪○司憲府掌令金召南啓今以左司諫李邊爲正朝使檢察官知
承文院事卞孝敬爲謝恩使檢察官俱帶奴子以行臣等以謂邊以諫
官入朝孝敬非臺諫亦率奴子皆有違於法上曰邊雖臺官非邊則無
以當此任也孝敬雖非臺諫旣爲檢察官則無奴子入朝亦爲不可
○初領議政黃喜以內贍寺婢爲妾生子曰仲生仲生爲東宮小親侍給
事闕內歲丙辰失內帑金爵及廣平大君金帶未知盜者爲誰至是又
失東宮所御耳掩疑仲生所爲令三軍鎮撫搜索其家得耳掩於寢席
間下義禁府推鞠曩者所失金爵金帶皆仲生所盜並皆袒服金爵
之重二十兩出於仲生家者十一兩不見者九兩義禁府更鞠之仲生
曰吾嘗贈嫡兄保身問保身保身曰吾實無所受撈掠仲生至再三
仲生對如初使仲生與保身置對保身亦曰無之仲生曰爾與妾聞

伊同坐時予乃持贈爾阿於閩伊曰汝然知物理是真黃金否閩伊答曰真黃金也爾乃藏於皮帑中爾何隱乎保身及閩伊皆曰詐飾耳非實也仲生曰爾爲義禁府知事時盜本府馬一匹匹段二匹以贈閩伊至今不敗露故亦隱諱此耳爾實受吾所贈金也本府又有曾沒入金釵保身又私竊潛用釵主乘時告狀鞫其用處乃爲閩伊首飾也其餘贓物頗多黃喜以爲仲生非已所生不以爲子仲生遂稱姓趙○壬午受常叅○癸未受常叅○初司憲府啓曰奉常副錄事趙得仁今以本職兼成均學正學正之職與臺省無異得仁之祖璿坐贓抵罪得仁不宜拜學正未敢署經請改差 上命署經憲府猶不署下議政府議之議政府議曰學正學錄告身並皆署合誠如憲司所啓得仁不宜兼此職從之○甲申受常叅視事 上謂大臣曰倭人屢請孤草島欲釣魚予意以是使倭往來釣魚納其稅於國家則彼皆心悅而其地則不失何如則可兵曹叅判辛引孫吏曹判書崔府曰不可許也左叅贊皇甫仁曰事關大體則雖聖人未易決斷小臣知識淺短難斷此事今若與之則倭人喜悅然後世之患則未可知也與之權也不與經也凡事務要從經不可姑息以從權也禮曹叅議高得宗

獨以謂聽其釣魚使武士往來考察則何變之有 上不決而罷朝○
命還給金何告身○咸吉道都觀察使奉書承政院曰前日敬奉內旨
令民買穀納官以備糧餉之策訪問各官守令可者少而不可者多臣
與都節制使議之吉州以北各官距塞不遠糧餉不可不備國庫所儲
不敷誠為可慮本道人民性本麤疎因無恒心亦無遠慮如遇一年之
稔不顧將來一時盡用莫若因民所利懋遷有無多畜官府以備凶歉
可也然端川以南公家倉廩有儲民間貨貝亦足且距邊遠糧餉雖
多輸轉實難吉州以北買穀納官者縣布紬布縣花絲子外其他不干
衣裳之物毋得并賣貿易則公私便益下議政府○議政府據戶曹呈
啓前此大君諸君科田之數加減不同自今 王子大君科田二百五
十結諸君科田二百結尚公主駙馬科田二百二十結並准科給之定
為恒式其餘諸君則閑田罕少一時准科給之為難視其閑田多少隨
宜准科給之然後以其餘田乃給不准科各品及新來從仕各品從之
○刑曹啓全羅道濟州囚前副司正姜正容茂珍囚將拔李良長興囚
李才慶尚道金海囚目拈並歐殺人請皆依律處絞平安道寧邊囚強
盜李得正金思俊吳界南等請依律處斬皆從之○乙酉遣刑曹判書

鄭麟趾如京師謝恩 上率群臣拜表如儀其表曰聖訓丁寧克敦撫恤皇恩溥博深深感銘糜粉難酬驚惶固措竊念允察等陰連醜黨肆行詎謀違累降之明綸去世居之舊土迺誘重倉而逃竄敢與滿任而聚屯恐邊釁之復萌瀝卑悰以頌請何圖神鑒之洞察特賜溫詔以渙頒憐臣制禦之乖方庸加誨諭飭彼回還而定業俾釋嫌疑况累奏而曲從實稀代之殊渥茲蓋慈踰怙恃德合生成視四海猶一家保萬民如赤子遂令弊服獲被洪私臣謹當永固箕封落謹藩宣之職恒申華祝倍彈頌禱之誠仍獻白細苧布五十匹黑細麻布一百匹黃花席一十五張滿花席一十五張雜彩花席一十五張人參一百觔松子二百觔雜色馬二十匹并獻海青六連○遣同知敦寧府事李明晨如京師賀明年正○議政府啓馬邊者與下孝文親承 上旨不與都節制使同議擅自招安童者音波者音波既來又保放妻子還給家產以致逃去其罪與者音波無異邊者今已上來請推鞠依律治罪以懲後來從之○兵曹啓今於本曹新置兼判事本曹非吏戶禮諸曹之例職掌軍務機密擬議之事頗多若例以他曹不坐本曹則竊恐事多滯礙請令兼判事皇甫仁除議政府事緊時外常坐本曹摠治庶務不允○丙戌

受常參視事○司憲府啓今以康勸善知固城縣事勸善曾得不廉之名不宜近民之職請改差從之○丁亥受常參○前京畿都觀察使成槩卒子燻○戊子受常參○賜宴奏聞使崔致雲于議政府○己丑掌令金召南啓金何之罪綱常所係不可輕易還給告身 上曰事涉賧昧故其時只坐疎薄正妻之罪還給告身何爲不可召南再請不允召南又啓任孝信以義禁府鎮撫未滿周年又其弟爲吏曹正郎以授司宰判事不唯廢周年箇月之法抑亦有違相避之法誠爲未便且前者傳教以李種仁除京畿守令前此京畿守令之闕頗多而不授今李義禁府知事亦爲未便請劾問吏曹官吏以懲後來 上曰孝信之弟爲吏曹正郎事由予乃知之但廢其周年箇月之法則當議於政府且李種仁薦望義禁府知事則予實未知當問於本曹矣○庚寅御勤政殿受朝忽刺温指揮者里隨班獻土物 上引見謂曰遠路艱苦而來矣者里對曰特蒙 上德所至厚饋何苦之有 上曰予知汝之好意矣者里對曰年前蒙賜鞍子與苧麻布不勝感喜今欲謝息而來 上曰益知爾之美意○平安道都節制使馳報兵曹曰理山郡央土里體探人林成發金有生金敬西李乙丁温非李仍邑同渡江至山羊遷歧伊登山血遇兀

郎介七人成發等依路傍樹木而立賊射成發等成發射賊正中其腹
賊即拔箭退走未知生死有生敬西乙丁溫非仍邑同等與賊相射賊
中乙丁左手乙丁遂拔箭驚惑退走不知所在遂不追遂乃退隨山而
還○辛卯月犯軒轅大星○受常參○以尹璠爲議政府右叅贊朴安
信大司憲金益生慶州府尹○壬辰司憲府上疏曰內君子外小人爲
泰內小人外君子爲否小人之有害於國家如此今金何之爲人昵愛
倡妓玉樓兒不顧正妻丁父之喪忘哀縱欲醜然對坐以至生子夫婦
父子之道既已滅矣其於移孝事君之道爲如何哉敗毀綱常至於此
極則何之所行與禽獸無異而小人之尤甚者也歲在己未本府鞫問
情由罪惡已著 殿下曲從寬典不置於法只坐妻妾失序之罪臺諫
請之再三竟無回 天之力凡在見聞莫不扼腕纔隔一年命還職牒
不識 殿下以何之譯語之能而賞之歟若曰何有譯語之能而不可
棄也則臣等以謂何未生之前亦能事大而無所失矣 殿下何惜小
人之一技而毀萬世之綱常乎如此醜惡之人非徒縱釋不治又從而
施恩則有若李聽之徒將接踵而起矣 殿下何以處之伏望 殿下
俯採臣等之言亟收還給之命以正人倫以勵士風不允○連山縣監